

蘄州志卷之二十七

知蘄州事嶺西封蔚初纂修



藝文志

古文

國朝

各體文  
十首

序 二十二首

修蘄州儒學廟序

顧景星

黃公

順治十一年詔天下郡縣學廟兵火廢者有司能捐俸  
修建皆得疏聞命吏部紀錄十六年己亥刑部丹陽楊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序

一

公以按察司副使駐蘄右文轄武爲

天子使越明年軍府城郭絲役利病罔弗釐舉德道禮齊率

先有司計所部郡縣之有學廟凡四十有四而蘄則所

駐邑故首修之州守遼陽王公仔厥任官茲土者咸出

廩祿鄉大夫士游於是庠者醵貲力勩事而楊公以文

屬景星按學與廟本二古有學無廟釋菜奠幣卽於學

漢太學闕里始立廟六朝仍之北齊令郡學立孔顏廟

此郡有學廟之始唐武德初郡皆有廟未及縣貞觀中

許敬宗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他如立社開元二十七



年詔諸州廟立十哲七十二賢位爵公侯伯有差其後  
州縣莫不有學學皆有廟然邊徼下邑多無之晚代衰  
亂庠序頽圯或學廢而廟存以故唐宋文士之碑記多  
言廟不言學洪武二年冬十月辛巳詔天下郡縣學廟  
並建嘉靖九年改大成殿曰孔子廟有殿有廡有堂有  
齋有庫有閣有亭殿廡以祀聖賢閣以尊經庫以藏籙  
豆琴瑟亭習升降麗牲禮堂以講論齋以居教官及生  
徒之來學者歷代禮儀至是釐正猗與盛哉久之郡縣  
學仍空名士鮮游習禮教不行而士風大壞吁足悲矣

兵火以來鞠爲茂草所謂空名者又十不存五蘄之學  
舊有朱元晦教授廳記洪武初知府左安善摩朱書體  
刻於壁錢敏王坦趙應隆莊轍數公先後修之崇正十  
六年正月庚辰賊燬順治五年按察副使山東范公鳴  
珂始建殿九年曲周王公顯築垣芟蕪草萊材甃不固  
隨就摧致無廊廡堂齋物力之難不可歎哉雖然使邦  
邑無賢鬻髦之鄉非廢廟而鴻都之門亦有學如其多  
賢則杏壇泗水不必宮牆素木瓠葉可當俎豆繇是以  
言德教盛衰豈系於是



天子右文楊公用答

天子鄉大夫士宜用答公景星敬書冊端以復

蘄州儒學合社序

張士淑 耳聖

古者民間俊秀羣萃學宮每月吉師儒一道考藝及三年大比鄉里復上其德行以興賢能不先六德六行也自西漢以文學舉者十七人而士始思以文章進策於天子者曰賢良方正察於州郡者曰孝廉茂才上人未始無崇節正誼之意然行之既久上求以實下應以名故賢良一科應詔者每對輒百人詣公車上書者歲復

千數而孝廉則萬家之縣無應令或闔郡不薦一人豈非賢良策對文字或可緣飾而孝廉非實節著炳莫可冒稱與方今天下以制藝取士士苟非工於文辭卽有曾史之行由夷之節將無以致身通顯然春華秋實家丞誠其採忘平淡聰明人物誌其先後柳宗元劉禹錫一代才子以行節虧損卒被擯落呂頤浩謂凌夏詞勝高宗卒右九成安見工華葉者必得而敦善行不怠者文采不表見於當代也夫方區俗習醜涼固由風土然芹宮藻泮之間黨比相漸其功正復不少昔本初之際



太學生徒至三萬餘人其時士習浮詭至賄蘭臺漆書以合其私文儒術益衰凌不進郭有道身勤剪拂所至輒勸造就學如茅容孟敏諸子卒成名儒王彥方陳太邱束修潔身化行里閭鄉黨耻爲所短東京多獨行自好之士諸賢羽翼匠成其功曷可誣也蘄郡山川秀衍雨湖鳳岑之內水清而土疏其俗可進於爲善我念尼王夫子振鐸三楚進蘄士而教育之命集一郡弟子共襄文事考藝之餘益勉行自勵以求進於古賢之列且令郡有司廉其淑慝月一上聞不以淑不肖俾長社事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序

四

其嘉惠後學懃懃懇懇意念何無已時諸同人誠共登大雅則有夫子社約士鑑諸書在勒之學宮等如蔡中郎太學五經石碑永作條範則書升論秀者將必及焉又匪獨歌嘯臯澤踴躍獨行君子已也

雲溪雜著

蘄父母金公德政錄序

盧 紘 元度

嘗讀漢天子褒美循良詔曰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吏民同聲謂之不煩竊意吏旣安靜矣且無華矣其於一切飾治之具必多所簡畧而希合上旨以博能聲矜市驩虞以邀浮譽尤其所不屑者然而



至誠所孚實蹟莫掩至於天子亦諒其悃愾吏民亦信其不煩詎可謂安靜之治初無赫赫動人之聲果終不得與文飾治具者同以良吏見稱與蘄守金公小泉始由晉洪洞令擢移茲土治幾二年矣甫下車他務俱未暇舉惟推本至誠求民所疾苦利則興之弊則釐之然公始終樸畧少文民士相安爲固然而謂猶是平平無奇者絃初令新泰距蘄二千餘里聞風而悅之曰公之爲治殆漢之所謂安靜者歟遲之又久當必有異未可以尋常測也甲午冬仲方適粵西因便過里而謁公一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序

五

見若故且爲披赤道窾言言皆切治要因語及免荒一事於奸蠹積弊洞如燃犀其初有小民所便爲奸蠹所大不便者以是肆爲講張說俾公德意不得遽宣猶令窮谷深山疑信居半惟絃親聆誨命曉暢厥旨知公若是斷斷而言之必若是斷斷而行之將使始之疑者終歸於必信始之信者益得所不疑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其效固如此也居無何彭毛兩庠博率諸弟子謀之絃曰金公之治吾蘄不異治洪洞洪洞人奚歌而頌之而祝之胡吾蘄詎洪洞之不若矧甘棠雅化南國遺



風吾楚人於歌詠盛德之事原自未殄茲於金公之爲  
治而可無一言以繼厥美歟吾子儼然薦紳之列宜爲  
一辭之弁以爲士民倡抑揚攷休風誼適當也絃應之  
曰唯唯微若言懿德之好已有同心矣因讀洪洞頌德  
錄題首乃太保覺斯王公所制其所以德公愛公者與  
絃所見尤不謬以是旣不能已於叙述而並繫之詩歌  
以附康衢之末但計三年報政之期公當不久受褒美  
之詔且願致辭仰爲當山告曰吾蘄之得金公不啻襁  
褓而安之矣無以廟堂須人故亟奪公而去俾蘄民粹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序

六

失所天則幸矣

修龍磯寺序

顧景星

江漢合流至大別山有禹功磯南爲黃鵠至赤壁洪流  
稍北汪浼淡漫二百里至蘄春勢欲衝薄有磯焉曰龍  
眼水大輒砥柱江中如金山小孤江過是漸南引而東  
形如半環中流有洲是爲鴻宿洲盡則又有磯曰浮玉  
與龍磯東西峙所以畱馳波而駐淑氣而麟阜鳳麓歸  
然若冠冕出城內者得此捍衛焉龍磯勢尤壯春水方  
高秋濤未落西面而望泚泚泚泚泚泚顧讓不前近在十步



狀熊歛作湖嶼澎泉汨

从日音覓

涌塗擲灣洳楸碇靄輓颭

颭始若有忌旋若有畏疾趨爭驅然後接轡水之情狀然也上有寺始熙寧中王師南征載軍仗數十艘風急浪惡龍伏舟中所謂江湖小龍是旣克濟詔封順濟王立祠致祭土人亦遂祠於磯嘉靖末增高爲寺雲霓雨椽風鈴露板轟轟波際正德時霸州賊順流下商賈倉卒捨舟匿其中賊畏其險竟不上崇正癸未寇至水暴長賴以活者又千人磯有功德於民不獨風水捍衛而已且夫南宋時王玠爲孔彥舟幕客不從彥舟叛彥舟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序

七

怒沈玠並妻子於磯王彥明不降元自沈磯前今岸北烈士廟是弔浣水之彭咸想胥江之白馬短歌長嘯泣下沾襟烈士廟前年風雹毀鄉人修之寺未有修者水勢旣迅百斛之舟牽挽難上而老僧漁父輕刀俗作片槩晨暮致少薪米或閑放無事之人喜煙波濤瀨逃囂避暑間一至焉總戎賀公時時來葛衣羽扇與緇袍竟日以此知公之賢而又倡議修寺謂不肖曰先生曷爲我序夫公以武功捍衛一邦而有叔子峴山之興可無述乎於是叙之他日落成卽以爲記



胡蘭亭先生鄉黨義考序

陳詩愚

考證四子書有全經有摘錄全經之盛傳者前明虛齋  
蔡氏圖史合考一書予類考所由昉也摘錄之盛傳者  
近慎修江氏鄉黨圖考一書蘭亭先生義考所由昉也  
鄉黨論語二十篇之一而朝聘之大起居之細飲食衣  
服宮室車馬之繁且曠罔不畢具而言人人殊紛如聚  
訟其失有二端焉禮惟燕朝爲有堂而或以爲治朝黃  
衣狐裘爲息民之服而或以爲蜡祭此則蔑古之失也  
註禮者以天子外朝在庫門之外例之於諸侯而不知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序

八

庫門卽天子皋門註爾雅者以天子之屏在雉門之外  
例之於諸侯而不知內屏不同於外屏至於孔註以縹  
訓緇乃於絳色爲合而必拘考工五入之文魯論讀瓜  
爲必始與葵羹不觸而必執玉藻上環之訓此又泥古  
之失也二者之失蓋雖江氏亦未能免蘭亭先生去短  
集長折中求是視江本爲優而先之以本義次之以考  
證章解句釋按部就班使承學之士見而了然蓋又有  
江氏所未及者則是編雖摘錄卽以是通諸全經亦何  
不可之與有先生舊有四書輯說禮記纂錄諸書皆以



簡帙浩繁未及板行而先出是編以嘉惠學者故爲之述其梗概如此

陳愚谷四書類考序

張方理

元儒朱允升氏著四書通旨一書於四子所載人物及古今制度經書名義一一分門別類說者病其太繁而全書纔得六卷則又太畧嗣是而薛方山氏有四書人物考四十卷明卿陳氏有四書考計二十八卷而坊間盛行之圖史合考則又嫁名於虛齋蔡氏其紀事也或闕而不全無以見其終始其纂言也又雜而不貫無以

觀其會通予嘗心焉病之嘉慶元年再知荊州延蘄州陳工部愚谷主講書院又爲購十三經註疏與二十一史以資士子之考訂予亦時以公餘詣院與諸生相切劘而患夫書籍浩繁或未得其要領也一日愚谷出其手輯四書類考示予予取而閱之於經書名義及古今制度有綱有目有子目條分縷析原始要終於註疏之菁華先儒之語錄鉤元提要采擷無遺又別爲人名考二十卷有紀傳有編年有前賢之論斷向之所病於諸書者今皆釐然有當於予心乃喟然歎曰觀於類考可



以窮經矣觀於人名考可以讀史矣然則是二書者豈非學者之津梁與人名考嘗以活字板行世流傳未廣茲類考三十卷學者恒鈔錄爲難予乃出清俸以飲之俾付剞劂氏以廣其傳他日書成將并人名考梓之以成全璧云

黃公說字序

趙嶷 國子

嶷讀中庸釋同文之義明乎王者御宇以書爲膺圖受籙相符車書混一倫物合軌如此其重也書以理言契以信事官漸鯨而治漸紛事漸衆而察漸厲更姓改物

蕪州志

卷二十七

序

十

時義爲大五帝有雲穗龍鳥之書表於紀官唐虞二代各有制字星厯久遠遂就晦昉周禮六藝隸保氏與師氏董教並重又史有專官故郁郁之盛尼父歎焉迨王迹熄於春秋六國紛紜文史各異下迨嬴秦斯邈古文變爲小篆八分隸楷迄乎東京雖學童有教受官有差石經有勒仍多所謬妄劉歆蔡邕駁正未就是以終漢之世不能追古魏以後崇尚隸草書法盛而字學愈晦六朝南北罹於車書之判而唐宋祕閣亦止筆法相高有明洪武道統混一命宋濂等定爲正韻亦可謂整齊



簡雅炳烺昭著者矣然而取裁未廣明於俗書背小篆之譌而不知以小篆正俗書之義後有訂正正韻洪武通韻廣收古文雖經頒分未甚流傳世不得而論之矣永樂中命解學士姚少師等編緝永樂大典其書浩繁至二萬二千九百卷目錄六十卷藏於御府文樓大約以分韻爲建首每一字輒數百紙惟在廣徵事文六書義闕疑舊承家學字學有編迄三十年未敢卒業己丑秋晤桐城方密之以智於桂林辛卯冬又晤於蒼梧於時倉皇戎馬逮密之托跡黃冠寄命圓頂始爲疑言所

撰通雅大旨後二十年乃見其書雜論音義釋詁小學諺原頗稱詳至通古今方語之參差精字母音文之轉變亦罕有之書也丁酉秋晤張爾公自烈於金陵之道濟堂出其字彙辨疑謂爾公君著述每用辨字旣犯物議亦數見不鮮爾公遂易名正字通謂其旁通事理以附於通典通攷之別例云因疑談字有所取證下索存編謹以所閱字彙數百字報爾公起例中參輯諸家有方密之趙國子姓字後廖氏得之改序更例姓字泯矣歲月荏苒炯炯在懷方從青原而示寂張托廬阜以終



化壬寅歲觀蘄州顧黃公先生於愚山施使君清江署  
中見其詩文盈笥累卷聲響則鼉鼓龍鏞瑤簧寶瑟色  
象則岳雲海樹鑛金洲珠蓋其侷儻非常故其學力智  
辨相符也疑三厯江漢茲得重觀於武昌有黃公說字  
一書疑驚喜踴躍受而讀之一端細繹不勝引繩探其  
蘊奧未易更僕僕嘗竊論字彙盛行七十餘年緇流雲  
水亦必束同梵策正字通出有功於前賢黃公說字出  
有功於萬世黃公於梅張二氏人未謀面鬼可通神使  
說字大行爲前人掩愆彰功剔微闡義此顧氏之心而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序

三

亦梅氏張氏之心也自十三經注疏而外則字學之引  
繩切墨厥惟難哉非若他書之有可逃於恕也夫文以  
顯道字以顯文學以證字字學之家必融會羣書始求  
至當先生經神學海淹貫百家署曰黃公說字蓋自命  
之矣於戲車書混一今此其時先生曾赴徵車卽懇辭  
還山力疾著書以傳後世視諸作者較何如哉

蘄州志序

盧紘

國有史盛衰之迹寓焉柱下是掌而彰信闕疑其職非  
賢人君子莫任也家有乘高會之矩存焉譜帙雖傳而



辨統正分其事非孝子慈孫莫主也至郡邑之有志義亦與國史家乘同而任之主之爲較難者則其職旣無專官之設其事又無世守之傳其葺而修也遠者或百年近者或數十年見聞旣多曠缺而力憚於旁搜欲任此而勞且歸之取舍易涉偏私而議撓於衆奪欲主此而怨並隨之夫欲任之主之矣仍有意乎勞是辭而怨是避求志之能修不可得也若吾蘄當荆楚之末服控江漢之南流阨塞要害於是乎憑攷在周時號爲方國其易而爲郡爲府爲路爲縣爲州則後代事也旣名國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序

三

矣則君此者亦當在千八百執玉之列而何竟荒忽不可稽也以此推之則其間名號事蹟所爲沿革變遷不知凡幾遠者誠莫救其荒忽而近者顧可任其闕畧耶地別乘燬戮代值鼎新於此而不亟爲興廢舉墜之圖則荒忽者益見其荒忽而闕畧者終成其闕畧矣凡生茲土者孰能無心絃雖不敏間嘗與蘄之士大夫咸有意乎任之主之而求遺志於舊家所藏已不可復得乃慰官齊魯燕粵之鄉於凡宦遊於蘄者徧求其所藏而亦不可得然則絃之用心亦已苦矣壬寅冬絃宦於吳偶



謀於錢農部三峰因其先亦曾宦楚者三峰告絃曰吾將爲子求之一日以全楚志黃郡志蘄州志見示云是邑之毛氏子所藏夫以十餘年求之不得諸宦族乃一朝於毛氏子而並得之固知志之見也不偶而獲重修也有緣能無幸慶按舊志凡三冊卷十二爲例凡二十有二修於明嘉靖三十一年兵憲括蒼公爲之序序載志之修州守崔君爲之經理鄉先生王公賓雲郝公湘東董其政鄉貢士陳君龍坪高君紹崖楊君蘄南庠生田子藍鍾子沂佐其成舊志之因則嘉靖己丑州人甘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序

古

君眞菴所募輯夫自己丑迄壬子甫歷二十餘年而修之必合衆賢之長時當治平尚不甚煩搜輯其於斟酌損益猶憂憂其難之矧自嘉靖壬子及今計已歷有百十二年舊志之外典故所存長老所記又無可深攷蘄人士凡有同志於斯者又散處各方而不獲聚絃且以一人寡聞藐見毅然欲獨取而任之主之其爲難也更倍絃固無所誘而於其闕畧近而聞見所及者則直錄之遠而莫之或詳者則以一統志三楚全志楚紀黃郡志叅補之或見聞所漏又爲諸志所未備者則致書於



蘄之士大夫博稽而互訂之反覆校正期必成可信之  
完書良以失此不修終遺廢缺然則絃之用心又甚勞  
矣舊志分紀事類悉無所改惟建置有時事已更昔宜  
詳而今宜畧者稍芟之此絃之不得避其怨者也民生  
所關莫如丁畝今淆混特甚咎有所歸而直書之此絃  
之不得避其怨者也凡仕於土者治績可稱則公道之  
存難爲泯沒餘則付之不議此絃之不得避其怨者也  
鄉賢節義亟宜表彰以光編錄然所聞未確未敢妄書  
宜闕其文以俟來者此絃之不得避其怨者也蘄城之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序

五

燬實由內釁萬家慘戮禍首漏誅書無所諱此絃之不  
得避其怨者也夫於勞旣無所辭而於怨又無所避可  
以質之州人士而共信其無他者惟是存心之公焉耳  
然則此志之修方諸國史未敢自居爲賢人君子方之  
家乘尙欲自託於孝子慈孫也歟

重修蘄州志序

錢牧齋

蘄州黃之支郡東漢爲蘄春國明爲荆藩重地居荆服  
下流山川形勢素稱阨塞州志修於嘉靖壬子迄今一  
百十二年載籍蕪廢州人盧使君澹巖有志補續搜訪



於兵燹殘破之餘久之獲舊志於吾邑故家手自排纂發凡起例拾遺補闕於是蕪之掌故燦然臚列蕪志始得爲完書矣余惟郡國之有志名曰地志實則史也有唐元和以後地志始盛宋人撰地志者吾所及見則宋敏求之長安東京二志程大昌之雍錄范成大之吳郡志陸務觀之會稽志詳畧得中具有體要有明地志盛稱康德涵之武功王敬夫之鄆縣都元敬之練川顏惟喬之隨州武功鄆縣練川近古而太畧隨志畧於隨而雜舉時政非體也使君有良史之才畱心蕪志輜軒所

蕪州志

卷二十七

序

夫

至廣咨博訪如楊子雲所云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異語歸卽以鉛摘之於槩厯載構綴以有斯文文直事核有倫有要其事則蕪其文則史當與宋程諸公抗行後世豈不偉哉余嘗習乎楚之故矣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子孫實光啟土春秋詩禮樂故志訓典之教則申叔時志之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則左史讀之韓起見易象春秋曰周禮在魯楚兼之矣自公羊子斥楚爲南夷而宋儒解一匡天下證明其說余詳攷之詩所謂蠢爾蠻荆者



毛萇曰蠻荆荆州之蠻范曄以爲長沙九溪蠻也孔子稱齊桓一匡天下爲其伐山戎斬孤竹非爲包茅征楚之役也宋儒承公羊之誤合蠻荆而一之使祝融明德之後與盤瓠犬戎之種共襲南夷之號春秋以來翼軫鶉尾之區蒙氣未雪此亦楚人之責也使君今之申叔左史也其亦以蘄爲職志徵文奮筆爲三楚一洗之他日將爲楚語爲楚書而假余言以發其端余請執簡以竢焉

蘄州志序

錢 鋈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序

十七

副使盧公澹巖官蘇時於余家得湖廣通志黃州府志蘄州郝志遂以書詞往復於蘄在署修成盧志前輩勇於任事如此余先世秀峰仍峰公兩宦於楚視楚直如一家楚中所得諸文籍如守家珍子孫不敢壞故諸志悉存余家是盧志成亦余先世意也盧志後九十年間文獻漸就湮沒而余又適宦於蘄責有所屬余不敢辭聘請名儒開館纂修復得成今志蘄故多世家顧黃公博極羣書所著白茅堂考據精詳於蘄事尤密黃公不仕號召生徒人材輩出各有著述故事文倍於盧志又



盧志人物自甘志郝志歷數百年今志纔九十年人物亦倍蓋我

朝愛養教誨薰陶涵濡人爭自濯磨義士孝子節婦十室必有則我

朝功德及人邁於往古者卽今志人物可見矣余宦蘄承今郡守李公後事治人安不費經理得以其暇興書院徵文獻是志成又皆李公功也

重修蘄志序

李 玘

往余守蘄州得盧副使紘所爲州志愛其文博而事贍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序

十八

公餘未嘗不往復觀之及聞其書成於江南官署又未嘗不嘆其任事之勇雖簿書錢穀應接龐雜之會而粹然能自立言如此其才固不可及也方今距副使時近百年

聖治涵濡人文日盛士夫卓犖可傳之事日益多郡縣舊有志者重修無者創輯次第並舉蘄志自副使後無復踵其事者余守蘄幾二載愧無副使之才遂亦不能竭蹶以從事其視修志固有志焉而未之逮也乙亥春州守虞山錢君迺始招集文學之士因盧書增而新之審



例慎去取親爲釐定非苟作者余聞君先世與副使以文章交好州志舊本散失得自君家秀峰公副使乃得據其根本成書而錢某公爲之序是蘄志之至今存固君先世力也及君至蘄蘄志又成前牧是州者或公冗不暇及或議定而終止數十年因仍闕畧以待夫君之爲之淵源相繼豈亦有數存焉於其間耶然蘄以繁劇之地中智以下類不克勝任君旣治之裕如而兼能以其餘力著書視副使在江南時何如哉書成問序於余余旣嘉其任事之勇又喜其卒有以成君先世之志以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序

克

爲守蘄者文其陋故條其顛末歸之蘇子云物莫不始於粗而終於精副使舊本善矣今復監而加精焉而事文皆增於舊是又其勢使然也

風水本義自序

袁培松

康于州人

利欲之溺人心也久矣學者昧於義利之辨營營逐逐謀所以利其身者無所不至至於送死爲事親之大事亦復不揣其本而術士風水之說從而乘之於是因以爲利者駸駸乎日新月盛沈迷而不自知其與佛老之徒以福田利益簧鼓天下者何以異哉夫天理人欲同



行異情葬親而求其體魄之安者義也無所爲而爲之  
者也葬親而冀其子孫之福者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  
也義利之辨其端甚微而所係於人心風俗者至大吾  
夫子喻利喻義之說所爲深切而著明也培松屈首受  
書粗知義利之別欲一一辨而正之顧千緒萬端難更  
僕數端居多暇且卽送死之一節稽之於經誦之於律  
而一證以儒先之說輯爲風水本義一書以明葬親之  
本原以正術士之妖妄閭里間有索觀者所不惜焉誠  
得其說而深長思之則義利之辨當有曉然於人心者

蕪州志

卷二十七

序

三

嗚呼豈獨此一事爲然哉

竹隱園存稿

湖北金石存佚考自序

陳詩

自歐陽氏集古有錄而繼是而作者體例益加詳焉有  
全錄其文者洪景伯之隸釋隸續都元敬之金甌琳琅  
是也又以地分以類從者若王象之輿地碑目及寶刻  
類編是也踵事者增華代出者後勝亦理勢之必然者  
與

本朝鎮洋畢秋帆先生撫關中調河南皆有金石記已而  
節制湖廣甫下車檄委德安馬通判徧求湖北十一府



州已乃以漢碑無一存者遂爾中止而予意則有進焉  
漢碑之佚當歐趙著錄時斯固未嘗佚也歐陽兩家既  
已跋而錄之矣洪氏又全而載之矣今以後此之佚而  
并曩時之存者置而不錄是碑之佚非獨時爲之而又  
自我而爲之也其所佚不旣多乎歐陽公謂集錄古文  
可以考証史傳異同予以爲不唯是而已一代之典章  
一鄉之文獻往往有史傳所未及而藉遺文以傳者輒  
推此意凡碑之現存與碑之雖不存而文見於他書及  
本集者咸輯而錄之嘉慶甲子業據所錄載之通志中

浙州志

卷二十七

序

三

矣十餘年來所見所聞又有進於是者爰與同學諸子  
裒集成編以地分紀以類相從得卷二十有二所有跋  
語亦復重加改定夫嫻於遺訓咨於故實此正學者事  
也敢曰嗜奇愛古繼跡洪歐也哉

李東臯詩序

顧景星

東臯旣解組歸里老耽吟咏每手書成帙輒用示余反  
覆咀茹有味乎其言也夫詩貴有品三百篇作者未嘗  
主名而本事成篇因心造語非有緣聲襲體剗短挈長  
而七情著焉百度存焉變而爲五七言爲樂府歌行近



體始各有主名鍾嶸立論始言品禮少儀問食品曰子  
亟食於某乎說者曰人情於品味有偏嗜云爾文苑屈  
芟武鮑齊鮪不與衆同好故足口實焉高廷禮選唐詩  
名曰品彙品而曰彙通人之言也然而其品各列亦鍾  
氏之旨焉余讀東臯之詩嘆其有品其爲詩也若奇山  
遠島窈窕杳冥彪歛猩啼魚跳蛟舞使人畏而不敢入  
入而莫能窮其蘊蓋其嗜古獨深故能本事成篇因心  
造語以成其品今夫衆人之所嗜也習而莫易則南稻  
北麥也羣然大嚼則屠豕宰烹也久矣夫詩之鮮品矣

蕲州志

卷二十七

序

三

余故讀東臯之詩而曰此東臯之詩之品也

龔百子詩草序

顧景星

錢某序吳梅村詩云詩有不學而能有學而不能有愈  
學愈不能余嘗不直其說夫滄浪之歌聞諸孺子競病  
之韻出於武夫偶動於天別無撰著可謂能乎陳伯玉  
弱冠未知書高達夫五十始工韻可謂不能乎原伯魯  
不學閔子曰學殖也不殖將落今謂學而不能愈學而  
愈不能是沮天下之學人而獎其自畫也夫人質秉鈍  
敏則有之相如腐毫枚臯立就二者誠不可強同而於



學則一也故夫詩有才力品格之殊而未有學而不能者其終不能必也不學乎龔百子少以制藝鳴於有司頓挫場屋老得貢大廷飛動侘傺無所爲所乃始爲詩初未嘗學學焉而輒工視伯玉則遲視達夫不爲後百子之先草堂先生有重名于古百子其嫡裔也所居羅州故城之東白雲山下有西河東南流匯爲大湖出石穴山入於江去今城四十里百子野服扁舟徜徉遠俗歲不一二入市當年富時裘馬擊劍任俠解紛閱歷亂離撫境異致有韋左司王右丞之風故其詩亦時時似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序

三

之至於薑桂之性頭白益堅若加纓帶不爲榮終邱林不爲悶者疑王韋所未能焉予第四子晨百子館甥故予知百子居家好學狀而其詩未始問世世亦未之知焉因書詩冊之右方以告世之志於學詩者

秦餘草自序

張士淑

秋氣入林木葉就脫張子放閒山居感時觸事情往會悲自念生平性耽閒寂懶親應務家有別業二區一臨清流一在萬松深處各聚古文數百卷每清流沉碧長松發濤輒隨意展讀數篇然畧觀大意不求甚解此自



是一生讀書不得力處非故欲效武侯元亮也亂喪以  
來書籍殘逸張子復不善治生家日落並無相如四壁  
何從覓古文奇字而當世無蔡中郎卽擁書三十乘誰  
復傾囊持贈者昔昌黎謫潮州尙能從人借得史記一  
部今生居中原文物之地遂不及荒徼嶺表處念之浩  
嘆少時知慕古文詞而賦性疎放所作詩歌序記之文  
脫稿時旋卽失去近則亂離播越懷抱鬱鬱筆墨之緣  
如明妃出塞遠絕漢宮嘗思杜少陵值天寶之亂遠客  
四川其所爲詩文強半出流離轉徙中因嘆古今人非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序

三

獨才不相及卽胸次浩落亦正相去甚遠也一日簡敝  
篋中故紙退筆瘞而塚之忽於敗卷中得往作一帙半  
爲試牘半爲同社會課把玩一過如逢故人如見所夢  
因憶曩往與諸同人會業蕭寺振筆搖詞立綴數義酣  
適之餘或臨流賦詩或登峰遠眺或剪韭夜話今其人  
半登鬼錄如曹子桓追念南皮之遊何可復得至若臨  
臯古渡黃鶴離宮昔時錄士較藝故處頽垣廢址蓬蒿  
沒人連昌之竹滿宮洛陽之荆載道雖鮑明遠賦蕪城  
恐未盡其涼索也余文向有六六章罰酒篇萬松齋稿



宛在草堂近藝及雲社家社凡數種屢經兵火篇什散逸莫可搜輯始知漢魏來藝文志中載著述家無下百千種今其文或不存或存矣而文無全本非盡書不可傳或亦代經喪亂名山石室之藏半埃滅於兵火灰燼之劫即文凡廿七首不論工拙錄而藏之詳同社姓氏名號之譜紀臨文歲月地所之變如太原嫠婦情深遺簪若謂五百年必復遇子雲則非余意也

雨湖吟社序

黃利通

詩有以地傳者若宋邕之賦天臺故事劉阮仝仙子懷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序

五

答是也地有以詩傳者若王摩詰之與裴廸咏輞川諸蹟是也吾郡蘄陽佳境雨湖爲絕勝而千百年來未聞有以詩傳其地者已亥秋余在蘄陽乃得雨湖吟社詩而卒讀之或曰詩風雅不同體聯吟八人釋鳴菴外七子皆蘄人也是猶列國風各稱其國之謂也或曰若人者皆不得志於時楚之湖孰與洞庭而范文正之記岳陽樓也晴光皓月霏雨陰風墨客騷人望之者悲喜頓易今湖而曰雨取以名社詩人之意亦傷矣而余曰不然由前言之夏蟲不可語冰小之乎視諸子也由後言



之必懽愉之詞難工而愁苦之音易好脫使諸子早爲  
朝廷達官大人雍容諷咏其遂不得以詩名乎哉蓋寰  
宇之湖莫艷於西湖而吳越南宋以後懷古卽事之作  
亦莫艷於題咏西湖迺蘄春李嵩岑先生撫浙時嘗有  
雨湖不下西湖之語而余爲之廣其說曰賽錢塘彼諸  
君子者偕方內外合心同道之友際太平之歲月摘胸  
中之藻采日見夫環城東南一湖潏灩委紆而漁舟夜  
月蕩漾於兩岸人煙鐘聲斷續之間境之所至意必至  
之意之所至詩必至之又何必斷橋春早靈隱秋深始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序

三

足供人歌咏流連也哉而至於桃花美人之句楊柳竹  
枝之詞傳與不傳固不足道也家咸砥南晉軍兄弟余  
旣已閱其詩而爲之序矣其爲余言聯陰諸友一皆有  
古君子風敦行誼尚意氣若秦君永畿著有愚圃諸集  
張君子駿著有另齋詩集郭君層岩熊君漢南一著有  
蒼屏詩文一著有玉山詩稿而兩峰集則李君谷友之  
所著也李君爲瀕湖先生曾孫讀書芝鹿山房卽先生  
著本草綱目舊處上人鳴菴從廬山來駐錫蘄之東山  
寺悟禪爲詩會詩於禪又不減辨材愚勤一輩人然則



諸君子之以雨湖名社者意蓋不在雨湖也烟消水綠西崖如對數峰山青曲終人遠他日詩之以雨湖傳雨湖之以詩傳是非吾之所得而知矣

兩峰詩集序

侯執信

雍正七年

天子命各省大吏選詞臣及其地之老宿耆儒文行重於鄉者纂修通志吾楚齊安郡舉三人以應其一則兩峰李先生也余襄其役朝夕得晤欽其人領其論讀其文心甚偉之通志成兩峰之所輯已呈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序

三

闕廷傳之無窮後見雨湖七子集稱兩峰擅場顧以不獲覩其全爲憾乾隆六年令長君用枚肄業江漢書院兩峰已謝世矣余時復監院事用枚出其笈中兩峰詩集請余序余撫卷太息悼兩峰之不復聚首而喜得其詩盡發而讀之瀟洒灑蕩咳唾風生若蘄陽竹樹雨湖煙波中有兩峰在焉夫詩與史相爲表裏兩峰之志列於良史而其詩亦自不可泯滅且其先人瀕湖先生著本草綱目以壽萬世其曾祖兵憲公以靖難祀忠孝祠禮教之遺淵源有自蓋又非徒事風雅之所可同日而語



者流風未遠趨庭如昨是有望於用枚兄弟也夫

黃丹崖北遊草序

熊楚荆

漢南州人

大凡論詩者謂文生於情情生於理予則更下一轉語曰若止此常情常理則文亦平常爾反不若無文也每見才子爲文如驚雷怒濤有一段浩然奇偉之氣學者若以常情常理求之未由得其旨趣之所在故善文者必欲醉盡花柳賞窮江山大塊之內遇有可驚可愕之處發爲妙論則如有神助矣余友丹崖之詩亦然丹崖少負氣節足跡幾遍天下今年春偶出北遊草一帙示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序

天

予予觀其渡黃河過淇水濁浪排空陰風怒號而棗竹漪漪衛武之遺風猶有存者故其詩汪洋浩瀚而不可涯際過廣武之墟望楚漢之戰場想見其黑雲蔽野白骨撐天故其詩悲狀慘淒令人神傷而膽慄謁端木於宜溝弔平原於碓縣八龍擅美高陽三字沈寃武穆韓陵石老依然北魏山河銅雀臺荒空對曹瞞疑塚磁州道望賀蘭山蘇子銘鑿雪浪石一切弔古傷今激昂慷慨無不意遠情深故其詩如寡婦之夜泣哀猿之晚叫淒淒楚楚令人感憤而悲傷向使丹崖杜門不出



嗟咏不過一邱一壑之間耳若夫天地之奇觀山川之壯麗與夫烈士忠臣之故居舊里殘碑斷碣於何而見之於何而咏之哉予旣樂丹崖之詩復多丹崖之遊因序以志之云

陳菖湖時藝序

與在山堂集文少異

程大中

蘄爲州當吳楚之交其土地沃衍其山川蜿蜒盤曲其人重義氣能文章顧頗不好名自宋以來吳龍圖林徵君以後作者代興而文章傳誦當世者絕少其風氣近古可知也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序

三

國初顧徵君白茅堂集上下千古獨當一代徵君歿數年西軒曹公始序而行之他如李人虎之江麓堂李子疇之澄源錄皆蘄地之可傳者今其書之傳雖有後世之名何益若夫其力可以至行世而卒不傳此豈不好名之故哉將毋目覩其散軼而不復收而存之者之使人私恨無窮也陳菖湖先生少以文章名一時其時藝風力健舉往往直似古人尤爲世所推重弱冠食廩餼著聞江漢間已而貢成均久畱

京師無不知菖湖其人者顧益退抑自下所作皆私之篋



苟不以示人及夫成進士出宰貴池歸老菖湖每一濡毫輒歷時輩或勸之授之梓者第曰徐徐俟之蓋其不好名如此先生歿七年其姪良報始裒輯其稿屬余點次且爲之序余以爲物之有光氣者雖復散軼不出終當見於後世然及其旣出而其物或不完或其物完人莫能名其器或能名其器而不知誰實爲之者皆可恨然則不使其散軼而收而存之者此非後死者之責歟菖湖先生之名久在人口其文亦不待余之稱述然後傳爲之後者之汲汲於是足多者故樂爲之序嗟呼

使夫蘄之不好名者而皆能愛其先世之名其書之傳於世不愈多而其風氣不愈進於古耶

駱商亭務敏齋制藝序

陳詩

道光五年乙酉八月旣望駱生翥秋試竣謁予於歸隱草堂出其父商亭遺藁囑予論定而付之剞劂氏蓋商亭以乾隆乙酉舉於鄉相距六十年矣當是時商亭文名噪甚與同里胡蘭亭吳已山相伯仲而又得學師應城程拳時塾師黃岡周吉夫兩先生相與切劘而唱和之宜其獨出冠時而有以異於恒人也商亭四上公車



已丑辛卯會試兩膺房薦已而授武昌學官予以壬子  
歲相見於齋舍時猶未老也商亭所爲文無慮數百篇  
而不自愛惜隨手輒散去身歿數十年翥思表前人之  
美掇拾於朋友間積日累月得前所持百四十許通而  
委予去取之予旣夙仰商亭文何容復汰顧嘗讀朱文  
公學校貢舉之議矣以謂命題必依章句而主司命題  
於所當連而反斷之於所當斷而反連之附會離合不  
特家法之不立而已翥所收多改訂生徒課試之作以  
此別裁使商亭可作當亦以斯言爲至論也故約之又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序

三

約凡得五十餘首學商亭者於此取則焉旣以序其文  
而并識其說於此云

王敬之先生序畧

陳謨

王族與吾族居址相接故世相婚媾而王公敬之先生  
則謨之外大父也謨三四歲時見一翁龐眉皓首方面  
長鬚聲如宏鐘謨見之卽怖畏退走而外大母吳孺人  
執余手曰汝勿畏此汝外家翁也謨初識之無見翁於  
庭畔手閱一編進而問曰家翁所讀何書我可讀否公  
笑曰此司馬資治通鑑也備載古今治蹟汝作文時我



與汝讀庶爲有用文章至今公之手澤存焉謨方八歲公與吳孺人間一月而卒謨亦不知公之生平爲何許人及長侍先祖華重公側間詢及公之行誼先祖爲余言汝外祖敬之公少負不羈才任俠揮金如糞土廣交結座客常滿遇知名士必投轄盡歡不屑舉子業博覽史鑑傳記凡六家七畧輒過目不忘每談論古今成敗較若列眉其後際亂離田園荒蕪家道中落及

大清定鼎乃招募開墾數年遂致盈富是時族人因喪亂各逃散遠邑所有田畝俱荒棄不治而官家糧餉公以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序

三

一身承納斯時若任糧募種可益田數十頃而公不取招致族人復其故業給以牛種還定安集之其有功於族衆甚大後又捐所應得之資買產若干爲祀費至今烝嘗世守焉謨所聞於先大父者如此公生子四其女一卽先妣王孺人也生謨弟兄四人恐令外大父之行誼湮沒不傳乎因述其行俾公之曾孫某鐫諸板

引 三首

募修鳳山寺引

陳 詩

蘄州有古刹在鳳山之麓曰正覺亦曰四祖寺四祖開



禪於黃梅之破額山賜號大醫禪師黃梅故屬蘄州故  
州人建寺亦沿稱之卽今鳳山寺是也寺建於前明洪  
武初有轉輪藏閣鐘鼓樓爲殿左右翼有僧寮榜曰七  
葉

本朝順治間一再修之而規制以備迄於今百有八十年  
矣風雨之摧殘蟲蠹之剝蝕赤白之漫漶而不鮮積漸  
使然頽爾如委於是任持明修奮然思復其舊觀而與  
吾鄉之耆宿文君紹箕商之文君語之曰衆擎易舉盡  
心力而廣募之勿懈勿耗何患不迄用有成哉乃以序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引

三

引見咨於余余嘗愛趙松雪之記九宮山也以謂士食  
舊德農服先疇而坐賈行商皆不墜其先人之業而各  
盡其心各善其事則斯文日以新庠序日以盛家日以  
益富室日以益隆安有壞家毀室者哉吾人之心與佛  
祖之心其致一也體佛祖之心以爲吾人則吾人可以  
安居而粒食推吾人之心以爲佛祖則佛祖亦將安享  
而效靈余故本松雪之意以爲斯說庶幾見者欣然聞  
者躍然而寺之成也行有日矣於是乎書

西河橋引

李 璘



西河在州治東北六十里衆流之所匯也河干卽西河  
驛繹絡孔道冬春水淺褰裳病涉夏秋水漲加以大風  
望洋思阻往往公私羈程余蒞蘄因公頻渡矚有石橋  
半亘而圯問瀕河居民云康熙中牧官率紳士所建未  
竣厥功後爲木梁修而屢壞今用編桴編桴水小大皆  
難行適貢生袁士昌等以繼修請余曰石橋難成木橋  
易壞寬砌石以醜水密架木以成梁可以永久夫修治  
橋梁王政也守土者所當急舉急公好義者所樂襄也  
因捐微俸爲紳士耆老勸擬觀成有日焉

蘄州志

卷之十七

引

焉

附原募西河橋引

張士駟州牧

謂夫山靈枳道河伯稽天泣歧望洋躡同一轍然而陰  
平氊裹猶險縋士載而來華陁梯飈仍計取昌黎而下  
是則乞天一線還應分猿鳥之路以惠人若夫隔水盈  
溝豈易向魚龍之宮而借逕毋際蒙泉橫出之候未免  
乘旺氣於荻苗卽起伊人宛在之思止可咏間情於匏  
葉至若衝當郵遞扼要輪蹶辟水無犀架梁少鵲未容  
暴虎何所恃以馮河卽若爲狐窟不妨其濡尾最是烏  
知返樹墟煙欲斷之時騎不飛空溪雨驟來之會狂歌



擊楫難追士雅之蹤決策啣刀慮挫阿童之銳始聆懷  
於周道行矣無辭旋太息乎阮途窮而有悔斯時也田  
單之裘暫煖曷盡被乎臨淄子產之乘徒勞將不繼乎  
溱洧所以君子詳稽王政知病涉足以妨民而良士廣  
佈福田卽利濟無非善果也維此西河之驛是鈐孔道  
之吭然而扶策而來動低徊於問渡望烟而集興慨息  
於迷津豈其阻衣帶之盈盈劃分大度聽其扼蝸蠅之  
攘攘不講成梁斯里民劉楚相所以矢願鳩工抗懷通  
道不惜千金盡廢結大願於愚公翻慮一簣鮮終銜幽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引

三五

恨於精衛欲終慧業丐我微言念其苦行不比枯禪在  
君子當愛人以德若更着脚皆爲實地宜我輩不玉彼  
於成舌豈徒饒膜期立破行見柳遮春岸紛離緒於麴  
塵曙起秋原爽旅人之砥矢豈爲百世之利固已在茲  
卽如萬里之行任從此始

按志例不載駢體以西河之有橋自前州牧張公募  
修始故附錄之

文一首

瘞枯骨文

蔣尙德  
州牧



明季流寇充斥張獻逆蹂躪楚蜀虐始於蘄夜半襲城  
恣行劫掠盡驅其男婦老幼於濠邊坑殺之濠遂就湮  
迄今百有餘載余司牧茲土耆老縉紳以濬城濠請迺  
詳請興工白骨暴露奠以酒脯告諸靈曰爾生不辰適  
於陽九獻賊鴟張荆藩失守維爾諸靈或儕疇伍或列  
簪纓或士以烈著或婦以貞名骸積成山血流爲谷天  
地晝昏風雨夜哭嗚呼哀哉

聖朝受命治逾百年民不識兵革室共樂粥餽追維往事涕  
泗泣然余泣茲州恭宣天澤利與衆興弊與衆革復理

蘄州志

卷二十七

文

三

城濠通商集益爰動畚鍤發爾幽墟爾墟泥淤歷以屋  
廬爾骨旣暴余用欷歔捐貲以收更諸爽塏鑱石勒銘  
千秋不改嗚呼自古有死兮白骨成塵爾獨罹殃兮曠  
世酸辛移藏高壤兮庶返其真貞魂毅魄兮竈窆與親  
維此生民兮爾戚爾鄰無爲厲於茲土兮將終古而不  
泯

論一首

陳卦峰保臺論

檀

萃

默齋望江

余讀三生瑣談而爲之論也曰此役也吾卦峯同年



君之功幾出張睢陽上其曰三生者卦峯三瀕於死而究得生天之生卦峯者所以保臺灣也臺地雖隔海漳泉諸郡之民咸往居之如古青州之嶠夷暘谷今江南之崇明沙廣東之瓊州雖越海實爲內地故諸羅以捍蔽臺灣臺灣以捍蔽閩浙粵東諸海疆爲東南大保障無諸羅則臺灣不守失臺灣則海疆諸郡不能安釁起於械鬪禍兆於天地會隙開於嚴煙楊文麟勢大於林爽文卦峯已陞去不肯見事機而委卸因復諸羅而守之臺得不失師至賊就擒內郡以安東南之保障復固

其功大矣而曰出睢陽上何也昔張巡以雍邱令與許遠共守睢陽睢陽不能守韓文公論之以爲遮蔽江淮阻遏其勢終歸以功况卦峯之能守乎其請救不至血書不省則其時之爲賀蘭進明者舉相望也食絕糧盡至於刮地煎硝掘草根煮油糝何異於羅雀掘鼠之危急也猶且旦夕出戰意氣不衰豈非天人卒成大功故曰功出睢陽上也且後人有事笑過前人者當時不之覺也後來宜知之當不以吾言爲不然嗟乎臺灣之禍始於風俗之頹敗政令之廢弛營弁之包庇幕胥之猖



獬相習成風牢不可破使唐令早從卦峯查辦之言毋使滋蔓則禍可以不作禍之旣作諸大吏若聽其乘虛直搗大里剋期會剿大捕林之謀首惡亦易於就擒而選輒不前不顧生靈之塗炭卦峯自分必死又以大兵之救而生吏議復欲死之

天恩總爲生之感憤積於胸中著爲此書瑣屑而談以作官臺者之龜鑒也其書質而不俚年月日時紀載之分明地里姓名詳書之具悉其中言曾於鹽水港記湧出大砲二十移巡廳衙門或千斤或三千斤洗出之大得其

用是知善爲政者平日無處不畱心也昨者南籠之變亦然賊正急時無砲以禦金君某守城謂曾見總兵署庫有大砲五座總兵不知也查之果得移以禦賊賊退而城全武官專司其事有遺砲而不知文官知之天下事大抵皆如此也至於用砲之法鉛子如碗山崩地裂賊成壘粉女裹以壓牲血塗而發之他如進步連環長鎗長刀皆械鬪之用瑣叙不遺俾知所考也於漳州有秦光屏者工械鬪其徒甚衆與林爽文不相能林逆最憚之



大兵至有言光屏者卽招請閩軍裝見盛甲與器仗曰此官兵打仗耳非械鬪所用也另爲造之隨過海林逆聞光屏以衆至卽披靡於是光屏得武官卦峯竟陷於重罪自來軍營之功過原不足憑言之能無慨然卦峯於吾爲鄉榜大同年辛巳之春相遇於山東道上因同行時張丈念祖梁君景陽張君宗政及其州一路權集以至於京後來予累至其家拜其尊老交其兄弟所居住望天坂祖墓爲雪菴和尚所卜世爲富族奸行善事以至於今馬朝柱發覺由於陳氏所保全者至衆終不言

蘄州志

卷二十七

論

三

功今卦峯之守諸羅平逆匪沿海諸郡數十俱受其福功德至大子孫之受福更無窮憶臺匪熾時孫補山爲粵督急往駐潮以控制則其搖動內地之勢亦岌岌矣得補山往駐而靖予曾爲頌以寄之吾輩豈盡粥粥無能爲由得地與不得地耳補山得地矣且勇往矣聞之壹似有所牽制不能盡其心意所爲卒鬱鬱以行陣終陳勤齋晚乃發攄旋卽殂逝徐雨松亦然官望雖顯而以迤邐至於道殂言之令人酸楚豈盡得地哉予與卦峯別來久先後俱出予至以竄人羈於瀕聞其來敬嚮



明庶得合并而卒不果今春予自滇回夏抵鄂渚遇其四弟韞山出此著以相示閱其後海內諸鉅公之所爲詩篇序傳無不備故爲立論以著其功其書指叙無不盡然其中亦多意不盡言之隱是在讀者善會焉時以卦峯容貌動作粹然儒生一值事變劫之以衆臨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雖危起居竟伸其志不忘百姓之憂百姓戴其仁賊人懾其勇此固儒行也何足訝卽予以爲功出睢陽上亦何足訝也杜陵許身稷契人或笑之使得効用安知不建稷契之事功夫稷契尙可許則出之不出虛云

惜字圖說

陳詩

惜字本讀書人事也幸而垂之竹帛則華裝整軸恭敬而奉持之其或醉墨投稿片楮零章取之朽蠹之餘而投之紅鑪轉之清波歸之無何有之鄉亦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而習焉不察者視若噀唾棄若泥滓有以爲固然者矣王母楊太君心竊憾焉教其子以讀書教其



子以惜字而以身先之其拾而取之也如積金其舉而投之也如觀化於是其子蘭渚心奉之且手圖之而屬諸君子題之詠之披是圖者其有不油然而心動者與贊一首

盧氏二烈贊

并序

吳偉業 梅村

蘄州盧大夫以其先公殉難始末來告命余文其隧道之石而及弟姪諸婦之從死者因得牽聯書之亦既間見於余文矣顧惟楊袁二婦死狀尤烈不可以莫之計也今按大夫之言楊氏爲諸生盧紱妻袁氏則諸生盧

蘄州志

卷二十七

贊

望

震初室紱卽大夫之母弟震初其從昆弟之子也楊氏父曰諸生楊榜母朱都梁宗室女癸未正月廿六日蘄城陷賊執紱暨其子晨初令負擔紱度不得脫涕泣拜辭母羅淑人去竟絕莫知所終楊與母并老婢許氏偕陷賊畧至北門趙州關楊方在娠賊欲負之走楊紱曰願少舒比我不能行而後負我賊緣道爇火驅脅行值焰熾處楊牽母腕躍入火中自燒死賊嘆息去老婢守之移日楊頭目猶未盡已墮殯矣審視男也後數日語家人往跡之不復得頭目所在矣袁氏諸生袁嶼第三



女城陷震初父紳與子俱被執袁度不免拜辭祖舅姑及姑夏氏抱周歲兒曰天喜赴井死明日賊退家人具棺木瘞之甲申秋棺爲狸貉所搯和門見袁母子面如生敝襦飾身訖不甚毀改窆於迎山先墓而震初卒未知死所世稱質柔而易奪者莫婦女若也一旦遇變倉猝犯白刃踏爐炭斷死於前而不反顧有烈丈夫之所不克爲者何歟古者男有教女亦有教功事則閑姆傅之訓行步則協珮環之節所以豫遠燕私而養成其貞一盧氏二婦內外宗雖皆名家見聞薰習通知禮義然

贊

蘄州志

卷二十七

聖

生於閭閻非夙有師氏詔之女史書之也非其芳潔得之天性能引決自奮如此歟昔人題清風嶺詩褒譏至召福譴五代時王凝妻李氏逆旅斷臂歐陽史表而出之以厲世愧俗矧如楊袁駢首捐糜一門爭烈嗚呼可書也已業也不文舊塵詞館以記注爲職敢因大夫之傳信而僭爲載筆若此俾司彤管者尙有攷焉且爲贊詞六章以旌之其文曰

厥初生人取則二儀坤貞應健作配無虧曰惟婦德爾信是基豈繫婉孌迺果實宜孰云纚笄不敵頰眉

一章



有美楊袁並出華宗來嬪盧室盥饋克從芳徽蘭秘鳳  
鳴和繼宗周俄隕邁此鞠凶滔天作孽張燕樊崇二章

蕙帳珠簾一朝委地齊姜宋子化爲鷓頰皎哉季莘不

汗賊臂投軀鬱攸燎原罔悖祝融回祿扶輪擁篲墮殞

得雄燼餘猶視三章 膺沸寒泉甕甃圍寒裳距躍子

母同歸清冷濯身彭咸爰依泥而不滓珠沈澤輝喜選

英皇耻從宓妃四章 宋有共姬待火灼爛今也則楊神

耀司燿楚有貞姜漸臺流渙袁踵其武畢命并幹豈無

邦媛偷生衍衍曷不顧懷爾顏泚汗五章 凡此義烈壯

蘄州志

卷二十七

贊

聖

三

夫弗如人綱人紀永賴儲胥彤管朱煒近登載書外史  
作頌徵信匪譽綽楔榮旌停光素閭六章

題跋五首

跋蘄州志

顧景星

歷代史成於一人者爲善而輳諸衆手者爲劣史遷而  
下莫不皆然唐以後不足觀矣唐蓋出多手歐陽氏起  
而一之於是論定始有義例惟郡國之志亦然志卽史  
也宋子臧史駢稱引前志狼暉厨人濮引軍志范無宇  
云云申胥曰此志也志通於史自春秋已然故史莫不



有志史之志亦以各出一家爲長唐修晉書以天文付李淳風地理付于志宜誠如江淹所云修史之難無出於志非老於典故莫克操觚豈不信哉常璩之志華陽崔鴻之志十六國宋敏求之志河南劉宗謨之志襄陽褚孝錫之志長沙博采舊聞歸諸一致近代郭青螺豫章志李千鱗青州志陳應元灤州志康對山武功志郭造卿永平志稱善彙羣聯局抽憑臆腑若築室道謀汲深綆短豈不歎頭白可期汗青無日矣蘄之有志自嘉靖初渠縣令甘公澤始又二十餘年鄉大夫王郝五公

蘄州志

卷二十

跋

畧

合修之僅十二卷是後未經撰補先君子毅然已任起春秋傳襄公二十四年止崇禎十七年計二千一百六十年爲類二十有五爲卷百甫就稿而澹巖盧先生之書出先生之書綜覈史乘罔羅遺軼啟緗縹於蟬蠲揚忠孝於汶沒義例旣嚴勸懲都婉斷出一手折衷衆言百世鑑衡卓犖不朽矣先生家學源遠年少通籍益肆力古文楚自長沙下雒大泌而後惟先生稱傑其登仕自大尹叅軍太守今叅政南儲所至必有功德雖簿書旁午操槩懷鉛未嘗少輟宜其著述精當如此先君予



書本失之繁先生亦時一二取嗚呼來禩方長前芳必繼後之君子其茲法諸

蘄州志跋

方舟人虎州人

澹巖盧先生督南

最

天子將以鼓吹迎東涓橋乃生不自滿假謂邦本民天於是乎在凡有利於民者不惜爲東南請命可謂勞勩獨賢矣而又以其暇博綜典故遊神翰墨於水利則有志於松江則有志三吳之利害在水水之匯而入於海三江居要故志之最後著蘄志蘄先生之鄉也大江上游

蘄州志

卷二十七

跋

巽

南北之衝不可無志於是咨諏考證表章揚扞較舊志增十之七卹政權茶天文屯田之數條鞭之額舊志所無而今有餘例皆舊志所畧而今詳班然粲然可興可勸自漢以來二千年事蹟具補自嘉靖修志後百十有二年事蹟具舉猗與盛哉余友顧黃公嘗爲余言先生見一事切於義勇於爲政夜不待旦得一義切於理勇於爲文筆不加點其至性然也曷在新秦則志新秦矣叅西粵則紀西粵矣守山東則序岱史矣權長蘆鹽則議鹽法矣而又表師曠之墓攷羊祜三世祖之塋復魯



先賢高堂生之隴其他闡幽舉廢不可勝書生平窮四庫五車之富著數百萬言蘄志特其一斑焉耳舟受而卒業曰嗟乎先生積學博用意勤是非論斷光明俊偉本於理學出於忠孝所謂至性者非與語云莫爲之前雖軌弗臧莫爲之後雖範不章先生生諸賢之後起而語如同堂後先生者奉先生之臧軌章範可不勗哉可不勗哉

郭去山篆集題辭

李炳然

往家藏綠天精舍石圖章一按製者何氏旁勒數行悉

蘄州志

卷二十七

跋

吳

巧妙細書蓋前代物歷經劫燼獨存之類垣碎瓦中斯已奇矣吾友郭子去山一見驚嘆曰此吾所祖述雪漁何先生鑄也何從得之爲摩挲難釋手髣髴索幼安之坐臥道邊碑矣他如陽元之於射武子之於馬遙集之於展叔夜之於鍛宜僚之於丸兒說弟子之於閉是豈有法而可傳者哉凡此都屬懸解解者以不解之法解之乃爲真解人矣郭子好古多聞士也想其容與墳邱翱翔翰墨克吐棄一切而唯奇是耽至周秦史籀李斯筆意尤所神符冥契蝶書龍體旁分匾刻似不從人間



來其中鋒運腕殫厥身之全力而縱送之一畫一點如  
轉圓石於萬仞之山下墜不測之谿焉故酸棗之珠蒸  
栗之帙溢滿篋笥觀者莫不形神俱肅也郭子之言曰  
余課業之餘搜獵鑄法聊可作書畫觀耳郭子儻有堂  
下輪扁之思乎若然將形上形下揚鑣分轡道之與器  
終齟齬而不合矣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  
匱故曰百工之作皆聖人也况六藝之文列在學宮美  
並日月有不原本道德而能干禩常新者哉寒陵片石  
子山以爲可與共語積五十餘年秦焰不能磨磷之彈

子而一旦硃發於今日神物顯晦不可不謂之不相值  
也夫有古人之風者始贈以古人之物余何吝蒼璣綠  
天不以貽郭子墨妙堂中其相慶有遭矣乎噫精誠所  
至金石爲開固亦郭子之志也

書四照堂文集後

錢 鋈

副使盧公以文章經濟名於時其治吾蘇政事卓卓可  
稱述是有功於吾蘇也蘄州兵亂後文獻無存公獨任  
其事廣搜博採彙成一書使前代不至湮沒後世得所  
稽攷是又有功於蘄也余至蘄問其子孫流離奔竄並



無室家其所刻四照集亦僅有存者嗚乎其可哀也已

百花吟跋

張德源 慕渠  
梅川

砥南黃子百花吟成余向過棲鳳堂讀而心旣之嘗謂昔人繪月繪影繪水繪聲如百花吟者匪直肖其形容併其情而肖之矣宋廣平鐵石心腸不能不為梅花作賦砥南此吟羣花別開生面增重聲價而陰陽變化四時之景俱收入筆床硯匣中不獨為東皇主人勸駕催裝而已花而有情得有情人寫之吾烏知其不爭解語耶今砥南墓且宿草而讀其百花吟猶想見當年抱膝

蘄州志

卷二十七

跋

哭

微吟一番淋漓佳興也所著有梧岡詩集數十卷令冢孫承堅先梓此編為大集板行之嚆矢因附此語於卷末

墓誌 十首

高母石太恭人墓誌銘

施閨章 愚山

湖西領三郡而蘄人高君尙孚為臨江廉平不擾郡賴以宥居三載以母太君憂將去予愕然若奪左右臂已而請代不得命彊以墨衰視事視其睫嘗泫泫有淚痕久之徒跣再拜泣曰培不獲奉母喪以歸死不塞責今



行有日矣願得公一言以誌母幽宮死且無恨予請徵其狀嗚咽不能語有間乃起曰母姓石氏年七十有二逮事先府君僅六載稱未亡人時母年二十三生不孝孤一周閱七月耳當是時狼狽零丁內外無所倚高氏不絕如縷母誓以身殉孤從旁睥睨者僉謂不可終日而母卒之死靡他其拮据荼蓼以鞠以教雖百其口弗能狀也培既官豫章母就養布衣蔬食篋中蕭然子婦或以爲言母嘆曰視昔糟糠不厭時何如吾所耗侈矣培是以無敢漁民也培旦出廳事母倚杖側耳聞脫人

蘄州志

卷二十七

跋

吳

械則悅或筆楚聲盈庭則愀然不食培是以刑不敢濫也襁褓而哺之不有其聲及長大有過庭跪而責之督諸婦若孫也亦然培是以無敢傲且惰也夫母之蚤年苦節艱瘁百端培幼不及知而粥粥晨昏以庶幾無隕越則母實使然而今已矣雖待罪考績例當受

封蘄之士大夫合請之學使者將上其事於

朝用旌其閭而母已不待言及此不覺大慟於戲有是母厥有是子信哉會顧子亦方至自蘄於母爲通家子具言石太君爲苦節事藉藉州里間蓋實而可徵也乃次



而爲之誌太君爲處士玉華公女年十七歲歸高贈君  
諱自現爲諸生才而不永母嘗籲以身代事繼姑鄧氏  
生死盡力有子培卽尙孚官江西臨江府知府孫二長  
曰克紹州庠生考授州同知次日克楨州庠生考授縣  
丞曾孫凡七人歲康熙壬寅十月母終於臨江府之官  
舍今葬於崇居鄉大林山之陽銘曰

陵谷可移石亦可泐惟母心之匪石更終古其不磨滅  
明中順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李公墓誌銘

顧景星

公諱樹初字客天蘄州人曾祖諱言聞祖諱時珍大醫  
院院判封文林郎生考諱建中文林郎四川蓬溪知縣  
贈中憲大夫妣某氏封安人本生考建木贈中憲大夫  
妣某氏封安人初太醫夢朱衣人曰來報汝陰德覺而  
生孫蓬溪弟建木未有子乞爲子蓬溪卒舉家產付兄  
弟而自以菽水事嗣母舉萬曆四十六年鄉試明年成  
進士授戶部主事天啓二年權河西務寶源局銅乏派  
權關備解若干斤公不以擾民自捐貲購銅又先期入  
大司農能之薦於朝台對上但稱聲音洪亮薦者大失



望明年以郎中司宣府餉鹽商輸粟不實按名責補商  
齋金乞寢其事叱遣之因中貴人爲之請又不聽無何  
出知陽和府魏忠賢遣其黨巡宣大自巡撫下望塵拜  
謁公稱足疾不出烈皇帝誅忠賢臺臣以方正薦陞山  
西按察副使巡赤城口外立市怨中國不信公至勒石  
示不欺順義王遣使厚謝公公亦厚報聞於朝降諭慰  
勞覃恩授中憲大夫請移封本生父而自以中順大夫  
落職築館湖上扁舟野服號雨湖釣叟耽酒工詩有潁  
餘慵緒數卷崇正八年寇犯境公捐郭外大池決堤通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墓誌

至

湖以衛城十六年寇陷蘄遇害年五十七配朱氏宜人  
先卒繼封氏宜人偕死生於萬曆丁亥四月七日卒於  
崇禎癸未正月二十八日子三延慶貢生同遇害具慶  
文學朱氏出全慶文學封氏出具慶子三之璫之玖之  
瑤全慶子一繩祖以某年月日葬公東湖猴耳洞之原  
公在陽和赤城皆有祠蘄則自其祖考皆崇祀景星旣  
受其子所爲狀爲李氏四賢傳而又爲公誌銘銘曰  
仁術壽世職公先宜樹贈言報靡讐俎豆三世侯邦賢  
處豐而約厥德剛毅魂魄歌國殤目窮千里歸心傷



鏃石維幽旌日新匪昭羨門授後人爾臧爾臧宜子孫  
勅贈中大夫盧公神道碑銘  
吳偉業

丙子歲偉業被命偕給諫萊陽宋公九青典校湖廣鄉  
試時中原已憂寇盛彌漫豫楚之交流氛四出羽檄交  
道謬以一介虔奉簡書揚旂馳驟巖疆轉徙金革幸得  
畢使以鉛黃甲乙多士鎖院三試所弋獲皆爲俊民而  
蘄州盧大夫絃在選徹棘捧雉來謁躬躬然君子人也  
旣而詢知其家世以儒業發聞尊人呂侯公經行犖犖  
爲儒林長德余嘉其學有淵源稱歎者久之迄今兩閱  
星終而大夫來爲叅藩董儲侍於茲土一再過存具呂  
侯公素履及奉諱始末以視泣而請曰先君生平好古  
篤行阨於時數潛德弗耀重以寇禍滔天毒流方嶽闔  
門抗節竟殞非命孤每念此日夜悼心今幸蒙恩

聖朝榮施泉壤告第納書秩登三品於令得樹碣隧道以紀  
休昭烈而徵辭摩勒尙竢載筆惟夫子辱知最深又前  
職記注若不鄙而賜之光闡孤實假寵以報所天微直  
成我而已敢固以請余衰繭不事脂澤之言何足爲公  
增重顧念公積學純行法宜備書其死事一節尤奇且



處大夫父子間契分特厚采錄懿媿傳信信史固其所也庸敢以不文辭謹掇大夫自狀與虞山錢先生所爲傳而繫之左方公姓盧氏諱如鼎呂侯其字其先吳人遷楚之梅川勝國永樂間始占籍於蘄四世而爲南槐公諱楷卽公之考也因孫貴

贈中大夫妣宋氏繼李氏皆贈淑人公生而奇穎承傳家學卅歲屬文有聲南槐公義方甚嚴營丙舍於濠上引泉植竹疎窗閒靚以爲公肄業之所延里中少俊讀書談藝其中公挾冊唵諷鞠矐究明不問家人生產淵涵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墓誌

三

停瀋需爲文辭弱冠游博士宮頻受知督學使者試輒雄其儕伍數踏省門不售中間俛得之而更抑置人皆爲搯掣公一意修學著書以造進後昆爲已任抗顏家塾說經鏗鏗疏疑釋難教施如雨至者虛往實歸充然意得去由是負笈雲集江黃間推爲大師嘗手箋尚書四子書科別同異丹粉狼藉成就子若從子多列鴻生峻儒比大夫以丙子名薦書英譽鵲起公遂撞弦息機不復事榮進爲人厚重質直不苟訾笑服勤孝弟內行修飭南槐公治家嚴公應唯伺顏色惟謹少有不擇或



形譙讓彌益蹙躅起敬執內外喪毀瘠踰常分財產能  
適長兄田廬取湫萊者僮奴取羸拙者撫兒子如已子  
同仁均愛有鳴鳩之心辛巳凶札橫道多殪公倒困賑  
贍視致醫藥宗黨卒倚以全閭閻有爭相率就公平決  
片言折衷愧屈過於要質其爲時所信嚮如此異時鄉  
里子弟不悅學公用形家言請於當事增壘江中石磯  
閣祠梓潼神其上俾助文風自此雋兩闈者蟬聯不絕  
蘄人士至今頌德焉公之卒也劇寇自廣濟乘夜襲蘄  
公被執賊中有識者曰彼善士縱諸寇退舍公勒習里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墓誌

五

中人分布關隘爲死守計自守南城寇盡銳來攻公督  
勵守陴殊死鬪賊垂却而他樓堞隳從公後肉薄而人  
刃及於背公拒不及遂遇害時癸未春也子姪從孫及  
諸婦楊氏袁氏同時死者八九人嗟乎自盜起中原生  
靈塗地大城名藩相繼陷沒其間義夫淑媛就煨塵而  
不稱者何限而堂堂身都將相擁強兵牧伯正長覆師  
失守委而去之色甚安者多矣公進趨退怯眇然儒者  
又老因咕嗶未登仕版無預封畧人民之任而能臨難  
賈勇授兵登陴力屈則鉞交胸腹橫屍原野而不惜可



不謂識取舍烈丈夫乎况於雞斯弱質聲不出柵赴蹈  
如歸者成羣乎公生萬厯戊寅四月下距癸未壽六十  
有六娶淑人羅氏生男子二長卽大夫紘次紱公卒後  
三日羅淑人屍於江滸焚而殮之五閱月大夫歸白公  
車以殉節狀鳴於所司將拜章請旌未及上會改物而  
止丙戌冬大夫卜新阡葬公土門株樹林己丑第進士  
由邑令累官參藩廉辨肅給善政流聞凡三報最推恩得  
贈公自文林郎三命至中大夫壬寅歲今

皇上紀元之載奉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墓誌

五

命督糧蘇松而俾余書其隧道之石公可謂有子矣雖不  
獲光顯其身而洵受哀榮於後天之報忠義不爲無意  
也在禮死冠之士旌之曰兵戰於郎童汪躋死魯人欲  
勿殤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如公精忠大節有光册書無疑也昔魯共姬待火而殞  
春秋賢之書曰宋災伯姬卒盧氏貞姬競烈玉碎不污  
曾何愧焉余不揣固陋採摭遺芳牽聯書之比於春秋  
禮傳之義以詔來者狀又稱公邑子暴卒攝至冥途冥  
王命屬盧某保任而後釋歸正直之人鬼神所欽有是



哉事涉恍惚故從附見然世所喜傳者在此則亦莫得而畧也銘曰

卓哉盧公儒宗文師幼閑庭訓悅禮愔詩法律繩已名教夙資嘯嘑道真克昌厥嗣進思經世有物隘之退淑諸徒南面臯比敷陳聖謨牛毛繭絲疏理滯碍如結得觸躑躑媚學陶鑄靡遺方領矩步好仁樂施閭里質成彥方愧知運鍾百六天狼失維巨寇狂獬帕首朱眉羣飛海水潰隄莫楮若火燎原撲滅詎期祝融郊甸魚爛則悲我公孱者武奮熊羆部勒壯士率用鉅鉦丁寔振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墓誌

癸

鐸擐甲登陴戈衝賊喉日舍欲移環城百礮三板突墮戰鼓不揚渠門火旗身膏草野刳腹折頤志均馬革義逐死綏婉婉彼姝頰爾自持清泉虐燭視甘如飴號無茅絰哀動出譖一門忠烈前行後隨似川邛浦啓佑本支巍科洊陟

熙朝羽儀位崇岳牧絳節金龜禮備哀榮鸞書紫綬旌幢檠戟邦委來尸停驂訪舊南史是咨徵文篆刻徽懿昭垂佳城鬱葱巖廡豐碑松楸馬鬣傳信在斯於千萬世式瞻慕思



勅贈盧母羅淑人墓誌銘

吳偉業

淑人姓羅氏楚之蘄州人

贈中大夫鹽運使盧公首山諱如鼎之妻進士官江南漕務左叅政絃之母也首山於癸未二月賊張獻逆攻蘄誓死設守得正而斃叅政時計偕在都次子紱又先期遇害淑人號哭行求收公屍於骸骨撐拒之中以待叅政之還憂勞成瘁不半載而卒得年六十有七蓋公之死則殉城也淑人之死則殉夫也可謂酷矣人猶爲淑人厚幸曰未歿於兵又六年叅政成進士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墓誌

七

聖朝推恩其母初以新泰令贈孺人再以桂林府同知贈宜人三以長蘆鹽運使贈淑人

國家十數年間凡有覃慶大典叅政母子未嘗不在褒寵中可謂榮矣人猶爲淑人惋惜曰不及於祿偉業讀其家傳而歎曰天地慘黷生民糜爛閨門婦孺以一身擯拄於室家骨肉九鼎一絲之際豈不難哉當蘄之初被兵也首山之次子紱紱子晨初從子紳紳子震初皆死而紱妻楊氏震初妻袁氏死尤烈又一月而首山及叅政之長子旦初同罹於難蘄黃旣全楚之望盧氏尤稱



忠孝義門推厥本源咸出公與淑人之教至於今曹江  
之水空流宋廟之火久熄有過申郎之間而弔其禮宗  
者幾與共姬孝娥同其節概淑人生嘗荼苦歿被寵榮  
烏頭雙闕且與豐碑冢木照耀天壤此史氏所必載而  
私紀可以弗之詳乎按狀淑人之父繡軒公官藩府書  
記從荆邸自建昌遷於蘄因家焉盧氏叅政之大父曰  
贈大中大夫南槐公兩家共里閭爲世好繡軒任俠能  
文南槐之弟曰南林好基酒尤相善南槐嘗遠遊而不  
在兩人共奕從者劍首山立於側南林撫之曰兄子也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墓誌

五

請君女以爲婚羅公笑而應曰諾南槐至而弗改也南  
槐娶於宋有二子而母見背公生已五年矣繼室以李  
氏無子視之如所生羅氏則爲愛婿蚤失恃其周恤甚  
有恩紀叅政言之輒出涕曰吾外王父之德猶吾王父  
也淑人年十九歸于公生長高門裝送爲盛淑人綦縞  
自甘執穀弗御箴管盤袞紉治必工爲人儉而莊柔而  
正通詩書能識其大義事高堂具有禮法南槐天性剛  
嚴寢門之內懾氣屏息李淑人雖賢乎後姑也舅氏之  
佐造者又擬於女君勃稽語言易生嫌間伯兄長姒爲



之析產異居淑人則下氣怡色就養無方二十餘年能奉之以終始斯其孝可知已羅氏之饗人膳羞脯醢倣王家食官之制南槐食而甘之舍是卽投箸命徹淑人知之中厨躬自割烹約水火之齊醬物珍物必致其美命媵者奉以饋曰此羅氏羹也淑人性不飲自奉麤飯無兼味有潔癖簞簋七箸必手滌而几席振拂無纖塵身親井臼生殖漸充僮指百餘計口賦食嘗御之以寬終歲不聞疾言遽色而內外奉其規程莫敢陝輸嬉笑者其家法如此首山屢蹟於鎖院淑人婉語相勞逮叅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墓誌

堯

政兄弟就外傅所以教督之有方嘗篝燈聽其夜讀至東漢宋宏傳舉宏糲糠貧賤之語以爲訓又至寇準傳曰天下好用寇老兒爲人當如此矣得叅政丙子賢書信曰若他日所就詎止此旁人睨之殊無驚喜容退而皆服寇禍之作也首山自郊徙於城淑人方盥洗聞鬼哭愴然知不保城陷公被縛矣已而釋手執叅政之子旦初昭初扶其母張淑人以免弟紱則與妻子偕歿淑人倉皇散有外戚熊姓者導之使歸踰月寇復至公與於難二孫別而纍昭初乘間逸旦初遂不知存亡淑人



僵立壞牆之旁同里顧氏妾者左右之環之以其衣遂與張淑人偕脫嗚呼此二者孰非天爲之哉首山以二月二十二日殪又十日於江潁而得淑人哭而收之焚以殮亂故不成喪也叅政間道西還遇其孥於湖涘之舟相扶歸辰山鄉莊而淑人亦已病八月之二十二日遂卒其訣也猶以歿身於手爲幸飯含之夕非淑人避兵時所攜帛中金則不能爲裨叅政言之輒噉然哭墓在蝦蟆湖之秀山原以視土門株樹林首山藏骨處爲別葬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季武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墓誌

卒

子曰合葬非古也周公蓋祔君子之重其親有其禮無其時不能行也同穴之詩平世之所爲作詎所論於流離板蕩哉夫升陘之復以矢狐貍之弔以鬣若首山公者所謂埋而置碣得土而已此窮於禮者之禮也淑人則猶得歛以時服懸棺而封故其於公也有杞梁同絕之心而援蒼梧不從之義別誌者蓋變文以起例所以著其孝而申其哀焉余嘗汎覽史傳每歎天下大亂女子之死節者其姓名最易爲抑沒傳者蓋千不獲一惟子奉其母婦奉其姑幸而得免者其後門第光顯後人



爲之稱述或側見於孝義獨行世家列傳之中而貞姬  
節母遂以累禩不朽今觀淑人得全而楊氏袁氏因之  
並著於後蓋造物若畱之俾生者絕而復續死者隱而  
得章必如此始可報首山於九原而啓叅政於身後豈  
偶然耶余史官也又嘗使楚於楚事宜詳叅政今宦於  
吳爲廉吏爲孝子傳曰非此母不生此子然則淑人之  
必傳於百世無疑也是何可不銘銘曰

鉛鉤原泉兮其流發發爰采香草兮我心則悅石穴洲  
高兮銅零江小翠篠霜筠兮停雲縹緲若堂若斧兮出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墓誌

空

於湖墳二湘之哲兮八采之門釋奴龍子兮一日千里  
伊誰貽之兮母之懷矣蘄春大澤兮狐鳴篝火黃巾城  
下兮白骨道左父求死子兮婦求死夫無使併沒兮天  
乎何辜崩城隕霜兮匍匐喪亂歛魄山邱兮夫復奚憾  
我刻斯銘兮用昭

愍綸誰曰不見兮後千百世其長存

明誥封明威將軍王公墓誌

金德嘉

會公  
梅川

公諱啟姓王氏世爲鳳陽五河人高祖忠元末起義徐  
州歸命明太祖爲總戎克先鋒官首克采石拔南臺一



時戰功無與比太祖錄其績授錦衣衛指揮使至父勝  
中復屢征有功調淮安金吾衛指揮使進征江西義安府  
陣亡是時公生方六歲母夫人丁負公御營告功得給  
原品俸比年十五宣德朝襲父職卽統兵充先鋒征雲  
南開通道路應接大軍首擒苗王韋同烈都君俯寄戈  
等餘黨悉平叙功陞授世襲蘄州衛指揮使公五河人以  
世官蘄州遂家焉歿葬州之諸家湖啟公長子瓊並扞  
忠公葬此山嶺左而前後左右諸塋皆子若孫所扞葬  
者故至今稱王氏祖墓云公以將家子生而英武絕倫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墓誌

空

長多謀畧宿將重帥自顧無能出公右以故未弱冠驟  
以功自拔於儕偶其生平茂伐懿行可紀而傳者不勝  
書而鼎革兵燹家乘遂劫燬無復存可慨也今公之八  
世孫綏猷等念歷世旣久將愈湮而無聞王氏之後恐  
不復知墓之爲公而公之所以墓於蘄也方卜勒石墓  
側表其畧以垂遠將事有日矣而綏猷之長公開泰適  
以曲臺舉賢書子姓昌熾益於茲始雖公之行事不復  
盡見於世然得其梗概生平皆可想矧觀發祥尤可以  
卜世德也則我公之武功文德所以承先裕後者夫豈



其微哉

王文學爾錫先生墓誌銘

盧紘

王氏於蘄爲望族數百年間甲第隆起蟬聯不絕也其在明隆萬時水部郎正齋公特以治績聞晉滇南廣南郡守是生陪京虎賁衛幕秉吾公秉吾公生文學文學諱胤隆字爾錫生癸巳年甫成童補蘄庠博士弟子以能文有聲屢試輒高等鄉闈凡七試幾售復擲者再自食餼廩一時曹偶多見推終以落落不遇爲憾天啓末以例貢應得補郡邑丞佐員不屑就仍赴省試者三至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墓誌

三

庚辰冬以疾卒時年四十有八大志未竟惜也方秉吾公之生文學也得頗艱然性嚴峻不事姑息居恒訓導自進退威儀以至應對賓客秩秩有紀朝夕習於庭不中度譴訶輒隨以故文學雖生長貴介恂恂若處子選言而出擇地而蹈自師淑外無妄交中年始聯郡知名士爲社相砥礪學大進王氏之先世以尙書名家自侍御長石公以麟經售文學亦治麟經著有鷓枝館厯試草蓼堂詠及淡社初編制舉書外又著有金剛經解及梓感應篇以行生平凜凜惟先訓是程無愆尺寸居兩



喪尤有禮母馮孺人大司寇午山公從女元配李孺人  
憲副鑑池公次女生子四長志溥次十年又次宗亢又  
次士濟皆諸生生女三許聘皆名族孫三晉凱咸亨乃  
志溥生履泰乃士濟生蘄郡之罹寇難也文學先四年  
而卒殯於堂遂及燬李孺人暨志溥士濟獲免十年宗  
亢歿於寇時家僮某暨僧克凡者於殘礫中收遺骸殮  
而藏之李孺人暨二子脫難後易以棺移殯鄉莊閱九  
年歲在辛卯始葬於西鄉圓峯山之麓蔡家橋先人墓  
左之數武又十七年志溥以絃於文學爲世交悉其素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墓誌

畚

履命弟士濟持書來告云先府君葬雖有年而藏地片  
石尙鮮一字之識無以示來茲乞爲之銘垂諸永久二  
子方不憚千里數言是徵可謂不替孝思矣爰爲作誌  
並系以銘曰

有峯圓兮鬱其崔嵬有流長兮如帶滌洄藏貞宅兮  
起崇陔本太原兮世德之培惟文學兮生挺楨材旣全  
歸兮令譽無隕安斯寢兮蕭然墓臺華表高兮靈鶴翔  
來松與楸兮孝子顧哀累千禩兮榮葉斯脰

王雲峯先生墓碑銘

顧

昌

培山人



謹按王氏誌曰吾高祖雲峯公初居珠峯山下有田數百畝桑麻掩映世守耕讀公生而穎異剛果有識斷詩書寓目成誦應童子試刺史蕭公拔爲冠軍後棄制舉潛心詩史以山水自娛嘗遊圓峯陟鷹嶺見山勢迴曲曰此可卜居距山二里許有窩曰吾家泮泮者四面山環形若仰盂中有腴田數千畝春水時漲則隴畔成河故以泮名世傳此宅背已向亥前列虎峯居者多不獲吉吾祖曰吾何畏乎遂與妣陳孺人遷居焉未十年而生吾曾祖父輩兄季五人曾祖父輩生吾王父輩兄弟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墓誌

李

十四人入黌宮者五人至先父輩兄弟三十人貢監入泮一十四人至鳳輩兄弟七十人或補博士員或登成均或食廩餼而習制藝者三十餘人至余子姪輩入膠庠者亦五人此莫非祖澤之遺也妣陳孺人治家嚴肅有法年逮期頤孫男百餘人莫不凜凜遵爲矩範居側有小山另出自峯頭蜿蜒而下狀若虺蛇吾祖自卜生基囑吾曾祖西溪公等曰吾歿後葬此必獲吉厥後陳孺人歿吾高祖繼歿遂遵遺命合葬於茲兵燹之餘未丐一言誌其墓明末立短碑歲久剝落今始議修短垣



圍護重豎碑以表其墓云顧生曰嗟乎孝德之於人大矣哉匪特其親必及其祖匪特其祖又推其祖之所自出以言孝也况近在五世之內云乎哉王氏蘄之望族人以地稱皆曰王澥吾不察其所自來及覽所來家乘乃知雲峯遺澤匪惟未墜迨將十世滋大焉僉謀修墓爰爲之銘銘曰

太原巨姓復有瑯琊遙遙華胄未及其他乃有吾蘄鷹嶺之下厥字雲峯厥居以化負性剛果秉姿穎奇日者所卜曰必在茲生則胥宇沒而合墓子孫繩繩永瞻永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墓誌

矣

三

顧

陳太宜人墓誌銘

張方理

余始來楚中卽聞蘄州陳虞部以方壯之年棄官歸養而家本寒素不能不藉館穀奉節母旨甘心竊避之其後遂延虞部主荆南講席虞部雖勉來然不時輒歸省嘉慶辛酉虞部來會食聞有家報至五色無主倉皇登輿買輕舟卽日東下余不及知也已而虞部來以母病全愈告余爲之躍然以喜而節母竟以是冬卽世哀哉越明年夏節母將卜葬虞部以余數年來相知爲最深



持所爲行狀再拜稽顙以銘幽之文屬余自惟服官三十年遇孝義節烈所以表章而揚旣之者惟恐不至矧余於虞部尤相識於風塵之外者其敢以不文辭按狀節母爲女者二十有一年事贈公者一年事姑龔宜人者十有六年爲母者五十有四年封太宜人者二十有二年姓袁歲貢生孔士君女孫舉鄉飲介賓歲貢生開宙君女爲蘄州望族祖母龔李兩太孺人皆賢淑夏日冬夜嘗舉古烈女及戚里淑媛逸事相告語節母耳熟而心儀之婉婉聽從不更煩母訓也其歸我贈公也娠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墓誌

七

虞部方五月而贈公遽以疾夭當是時節母痛不欲生姑龔宜人拭淚曉譬之曰陳門世忠厚此區區遺腹者幸而得男卽陳氏不絕若綫若之何出此節母乃稍稍進飲食已而生虞部闔族人皆贊賀然歲時伏臘輒淚下如梗縻不自知其眼枯見骨也事孀姑以孝龔宜人中年失子意默默不自得家又中落凡百無可代置者往往小不如意輒急繕其怒節母委曲順承多方開解之俟色霽乃卽安夕膳晨羞均出十指餘喪葬一如禮不以貧故少闕虞部少羸多疾病節母與孀姑形影相



弔上下共抱持依之以爲命及稍長有知識必以正教之既就外傳不懈益嚴每夜歸篝燈課讀紡績與書聲相間每以小故塾師予夏楚歸必痛責之曰吾所恃賴者寧有二人耶已而虞部年三十一成進士授官主事捧

覃恩封誥以歸湖北大吏又上其行義請

旌表如例建坊於祖祠之左偏里中人榮之曰贈公有子實乃母之教澤也節母性方執聞外戶有爭詈聲輒惴惴然發悸中外諸子姪不衣冠不敢見語偶近戲恒義形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墓誌

矣

於色虞部族居倚兩山間中分小溪舊宅在溪東頗狹隘虞部既假歸請移於溪西節母勉從之然意中殊戀戀曰是先人之敝廬也虞部因是仰窺意旨終其身不敢萌仕進意節母自少壯時悲憂酸辛大恐小恐中坐時驚蓋所謂精已銷亡者晚得心悸疾其始十餘歲一發既數歲發其後頻歲發虞部百方調之病良已卒之前四日飲食安健如故常至其日午膳後就寢如熟寐竟不省舉體皆溫軟一如平時十一月十八日也距生於雍正四年十月初四日年七十有六矣子一人卽虞



部孫一人守仕州庠生孫女一人適士族曾孫一人道  
生尙幼以嘉慶七年月日葬於大同鄉長峪里某山之  
原銘曰

惟婦於夫義在代終區區身殉其道乃窮春暉未報代  
夫以孝遺育未成代夫以教慈孝旣全大節彌堅幽光  
所賁乃徹於天齊告之甘荼告之苦甘苦備嘗

帝則錫汝象翟在躬服之以庸棹楔在道樹之以風舊宅難  
忘肯從祿養愛日之誠籲天莫相蘄水潺湲墓門是存  
埋辭幽壤用安貞魂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墓誌

九

胡蘭亭先生墓誌銘

陳詩

嘉慶四年六月十七日蘭亭先生以疾終於里門余時  
在荊州聞之哭失聲曰先生歿吾邑中治經之士無所  
問業矣又數月歸造其廬撫棺一慟於是其孤子愿稽  
顙以請曰卜葬有時請所以誌其墓者予泣而應之念  
鄉黨姻好中知余者莫若先生知先生者亦莫若余然  
則銘幽之文非余其孰能爲之先生姓胡氏諱薰字輿  
載蘭亭其號也世爲蘄州人先世皆有陰德自先生考  
東山府君出後其從父孝友如故時本生諸子姪雍雍



穆穆不肅而自嚴余嘗誌其從子鳳池墓具載於篇其  
家教然也先生性坦易不言而飲人以和雖悍且詐者  
每就見輒獻其誠而勃宰窮經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  
於先儒經說一一味其義根手自抄纂彙成卷軸執經  
問難之侶無不各得其意以去弱冠補諸生又數年以  
副榜貢太學又數年登賢書旋以臨場改經見黜於

功令而攻苦下帷不以挫折故少懈如是者垂三十年先生  
之學可謂安且篤者矣先生生於雍正十年十二月二  
十二日得年六十有六配繆氏子一卽愿邑優廩生與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墓誌

卅

余爲姻家孫二人榮本邑庠生榮紳曾孫七人以卒之  
明年十一月二十日葬於中林書屋之左偏從治命也  
著有四書輯說三十九卷鄉黨義考七卷周易晰言十  
卷尙書集義五十九卷詩經詳詁二十九卷特性饋食  
禮集訓一卷禮記纂錄四十九卷春秋通解二十卷藏  
於家余旣述先生學行大畧而具以兩人情好系之於  
銘其詞曰

余見先生始由號舍瀟洒風簷笑言啞啞越十四年爰  
始造門印證經義猶針芥然自時厥後以心相友一出



一要動則必偶每歲發春往輒踰旬冬暮還里來止遂  
巡粵戊申歲授經同地月數過從語合符契晰義賞文  
排難解紛以通以介經緯則均人亦有言奚其爲政先  
生道行與物無競自我遠遊君亦歸休胡甯忍予乃赴  
九幽往與君語資以待老今失先生七十猶天人生奇  
樂莫如相知我雖有懷今當訢誰可嗟已矣歲行在巳  
遺書具存以貽孫子胡敬之衝馬鬣是封九原不作吾  
將焉從 以上潘志

新增

蘄州志

卷之三七

墓誌

七一

明

諭祭保定巡撫南京兵部侍郎李盛春諡恭質文

天啟元年

夙夜不遑臣子勵匪躬之節初終罔替朝廷宏恤下之  
仁特賁絲綸式光俎豆爾李盛春秉性剛方服官敬慎  
方冀遐齡忽焉長逝朕用悼焉俾嘉謚以易名沛殊恩  
而賜賻賁顯親之榮綍予蔭子之華資嗚呼盡臣節於  
生前無慚職業獎賢能於身後用勸臣僚靈其有知尙  
能歆格 通志

諭祭前直隸遵化兵備道李樾文

崇正十四年



烈士成仁齎志而終忠臣報國捐軀以從爾李樾矢志  
忠貞秉心精白值獻逆之煽亂勵臣節以彌堅臨難不  
屈甘心隕命朕用悼焉特頒祭葬以慰幽魂爾如有知  
尙克歆享 通志

國朝

諭祭原任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降四級李本晟文

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遣官  
黃州知府蘇良嗣

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蹤卹死報勤國家之盛典爾李本  
晟性行純良才能稱職服官年久厥有勤勞方冀遐齡

蘄州志

卷二七

七二

忽焉長逝朕用悼焉特頒祭葬以慰幽魂嗚呼聿求不  
朽之榮庶享匪躬之報爾如有知尙克歆享 錢志

送佛空上人序

青裙道士蕭震題於雨湖之西子堂

蕭子服儒者也儒之道設誠以善動忠信以致行蕭子  
曰吾未見焉行僞而奸言非而辯有之矣故嘗怪聖賢  
之學或明餽於儒而陰存於墨蓋功名路羶故儒嘗無  
所不爲而生死途畏故墨嘗有所不爲佛空上人修持  
猛毅戒律踐刻真若柳子厚所謂奉商鞅之法而弗敢



過者初持浮屠之業於斬其首垢其服萎其貌古衆跡  
棄之師樂就也師願力甚苦視四大如讐賊屎溺忽走  
深山古洞洞透一罅如鼻蝎虺羅門蝙蝠粘壁師疾驅  
而入端目凝坐漏深山冷蛇虎疊眈眈視欲嚙師塵尾  
擊俱伏拜床下奉捧喝衆始異之禮謁如市至頂食以  
供蓋幾乎設誠以善動忠信以致行焉而師復厭之疾  
走也去海上燃指斷臂且望余官衙避嫌不一謁余益  
異重令誅茅結團瓢一楹具千月糧欲老而師益厭之  
謂食非其力不安挈瓢笠走欲募而後就焉蕭子曰進

斬州志

卷之二

序

七三

退不苟禮也取予知慚義也儒者之道益於師見焉故  
於其行也送以序

藏稿

四照堂文集序

錢

古今論文者取則於陸平原之文賦其所謂體有萬殊  
物無一量辭程才以效技意司契而爲匠者已苞舉文  
章之能事而後區分其體自詩賦以迄於銘說列爲十  
科其意曰文以萬變爲極意以寸心爲匠用以爲詩則  
爲緣情綺靡用以爲賦則爲體物瀏亮云耳故申言之  
曰其爲物也多姿其爲情也屢遷譬音聲之遞代若五



色之相宣此文章之準的所謂造車合轍者也今之爲  
文者鈎章棘句儷花鬪葉雖其辭條文律劇目鉢心選  
義按部考辭就班而其於扶質立幹浚波討源之指要  
固已邈然河漢矣傳曰氣以足志文以足言志不足而  
求之氣氣不足而求之言理不足以立幹情不足以扶  
質於是乎聳輓滋工榛楛勿翦文體日備而萎敗剽賊  
之風相挺而作勢使然也吾讀元度使君四照堂集攬  
其體則文賦所列十門無所不備又加以表策議序等  
二十餘科若遊羣玉之府天球琬琰可卻車而載也如

入五兵之庫刀斤削劍四出而愈不窮也已而息心撫  
氣循覽而有得焉如登天門晞咸池罡風灑氣濛濛焉  
在足下也如泛大海窮扶木珠宮貝闕噓吸涌現而窮  
髮之北猶吾盤盂也當其爲賦也不知有詩當其爲詩  
也不知有文當其爲記論諸文也不知有詩賦出乎太  
微歸諸元造若天吳罔象馘淚沛於筆端也若帝車威  
弧拔刺硠礚於紙上也徐而按之辭有條理有幹州次  
部居披文相質或赴節以投袂或應弦而遣聲肅肅乎  
長離拂羽而箕伯逐風也整整乎青瑁撻芝而素威司



鉦也士衡之賦所謂程才效技司契爲匠者千秋而下  
實獲我心豈不快哉昔者帝顓頊命火正黎爲司地命  
曰祝融瀄耀光明以啟南邦而楚人能讀墳典邱索者  
有左史倚相申明春秋詩禮以傅太子者有申叔時推  
本重黎受氏之初式昭火德有觀射父蓋祝融之以光  
明起南方者實以文章爲主而諸君子首光被焉元度  
楚人也實鍾祝融之餘光以殿我南服而其爲學則左  
史叔時射父之遺書與吾東魯之易象春秋照耀於孔  
壁汲冢之餘者也傳有之先河而後海元度之文皆歸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序

七五

本於墳典詩書知楚學之所自始無忘先王所以昭明  
南服之意斯世之學將奉以爲斗杓而趣歸於東魯也  
其將自楚人始余竊有厚望焉然吾聞諸班氏楚自屈  
原師弟子以騷賦顯名而漢初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  
中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則楚人之辭至漢而以吳  
人傳也今元度以風節蒞吳三吳清嘉鮮淑之氣元度  
以其胸中雲夢吞而有之吳有輕心無有能當其前行  
者而余以黃髮遺叟歸老空門負苓採薪重辱下問猥  
以樸學枯毫誦述盛美吳人之不能有裨於楚視漢人



有厚顏焉並書之於末簡以志余愧

通志

### 瘞骼記

盧紘

胥骼之禁載在周官自王政不行而在下者恫乎有餘傷矣癸未春吾靳遭寇陷死者遍郊原白骨幾同陵積風雨之夜嗷嗷聞哭聲卽有家而莫辨爲誰氏之兄弟妻子而收之而瘞之蓋黃郡之被寇尤慘莫如靳時吾友李彥字美仲父子幸脫於難其兄鞏昌僉事旣罵賊不絕口蹈鋒刃如飴聞者莫不高其節美仲拾殘業勉自支持烽火之餘奄奄非能大振者竄諸遠鄉偶歸故里頻頻過道旁見白骨相撐如麻而愴然泣下慨然捐資傭工以收之計石而償以值於賓陽門外東山之麓合爲大塚而掩葬焉初自數里外繼自數十百里者俱不憚收集時貧民無以爲生亦樂爲之役不旬日間擔負而至者纍纍不絕也美仲旣爲收之值中元集緇流爲乞大士威力以施解脫意甚周矣夫王政弛於上也而學士大夫黽勉以助其不及以此徵國家培養士類之功或殉節義於其前或留德惠於其後美仲伯仲皆能爲宇宙間辦一大事是皆可謂無愧於生人矣昔人

### 靳州志

### 卷二七

記

七六



有言曰澤及枯骨厥後宜昌此則宜付之不可知之天道在美仲行仁之時心未必及此乃其長君揚先不遠數千里馳簡索記惟恐後人不察侵陵而暴露夫人修而葺之力不遺餘乃湮而沒者豈復有人心者歟余爲是記又將以成揚先之孝思使後人過此亦愴乎心美仲之心惻乎心揚先之心而不忍終廢其蹟則億萬人之骨無家而有家無主而有主矣

四照堂

### 芝在堂集序

盧紘

千里起家廣濟甲族與余爲世交余先亦廣濟人廬墓

## 蘄州志

### 卷二七

序

七七

尙有在以故於邑知名士多訂誼譜云千里尊祖翁思郊先生爲積學者儒讀書蘄史氏鳳山之別業暨余先嚴相友善契托忘年朝夕送還無間尊翁孔實先生復繼之其一家著述多經先嚴手繕珍襲藏之間出以示余曰此廣濟先輩作子善視之余時方髫齡雖不深省至今念之猶覺先嚴諄誨鏗鏗在耳也及千里與余年則肩隨庚申辛酉間均以童子受知閩周公聚九時余之心慕千里亦猶先嚴之慕思郊孔實兩先生焉嗣是余兩家先人相繼寢沒而千里及余又時地多違疊丁



喪亂相慕雖殷而邂逅之緣無由數數矣己丑春余倖得第且卑卑就一官時千里亦適應明經選當對

天子之廷意其久困不遇或不難貶志以從固夷然棄弗就少司空李公五鹿時以少叅節駐江黃間聞而高其義爲禮致之置館延生徒受業千里自是益肆心古學即其先世所未竟爲闡究發明凡執經問難其門者莫不虛往實歸從遊之盛無異考亭之在白鹿時也余適過下雉李公舉以告余余謂李公曰千里之學得之紹聞淵源有自矣久晦不顯非公熟與振揚乎李公不謂

蘄州志

卷二七

序

七八

余言謬旣辭去南北分軌又數年千里始遊京師雖落落不求人知然一時聲名藉甚長安諸貴公咸折節下之栢鄉元老至嘆服以爲理學一宗繼儕鶴涇陽而起者端在茲矣爰有雅說集詩文溯洄集之選自是海內人士益爭嚮慕千里而願從之遊者其延譽固有所由盛也後余在津門致一函爲千里候備述世交爲悲嗚悼嘆甚惜良晤之難千里時雖有答而覲面終阻丙午夏余方駐虞山千里扁舟來過握手懽然道故甚快生平出其芝在堂集以示其文多因問答辨論推究性命



微言脫盡俗儒詮諦旁及傳記吟詠其意咸有指歸非徒侈詞華聲律而已也余讀數過甚快平時所以嚮慕千里者或憾千里以宏通淵雅之學內之當使校書石渠天祿中卽外亦宜補郡邑郎官俾稍殫其蘊柰何累世不遇竟以韋素老惜也嗟乎此不惟不知千里並不  
知千里之先世者千里之祖若考兩先生皆負才不羈拓落世事及千里則深沉廉退嗣續微傳其超然塵外芥視軒冕乃其自不爲世用非世不用其人也且其族多顯貴令少屈志委蛇烜赫名寔爲多讓其累世以來寄托高遠固不之屑屑也乃其著作自在足以孤傳其傳也尙不以文章矧科名乎余蓋深知千里者故序其所集之書而並及先世之交有若此也

李時珍傳

顧景星

李時珍字東璧蘄州人父言聞孝友以醫爲業王侯重之時珍生白鹿入室紫芝產庭幼以神仙自命年十四補諸生有聲三舉於鄉不售發憤讀書十年不出戶閤經傳子史聲律農圃星卜佛老稗說莫不備究待詔瞿九思以師事之尤善醫遂以醫自名嘗投單方愈病多



不取值遠或千里就藥於門富順王嬖庶孽適子疾王  
因密諷時珍時珍以良藥進題曰附子和氣湯王感悟  
適子幸得襲位楚王聞其賢聘爲奉祠掌良醫所事世  
子暴厥時珍立活之王妃自負金帛以謝不受薦於朝  
授太醫院院判數歲告歸著本草綱目以太倉王世貞  
海內博學攜書就正世貞序其書稱爲北斗以南一人  
生平多陰行善不令人知年七十餘預定死期爲遺表  
授其子建元令上之萬曆中敕中外獻書建元以遺表  
進命禮部膽寫兩京各省布政刊行海內珍之時珍晚

蘄州志

卷二十七

序

八十

年學尤篤晝夜不輟自號瀕湖山人著醫案邁所館詩  
集唐律脉訣五臟圖論三隻客難命門考白花蛇傳天  
文地理奇門遁甲諸書以子建中貴封文林郎祀鄉賢  
贊曰李公份份樂道遺榮下學上達以師古人既智且  
仁道藝以成遐以媿之景純通明

顧赤方詩序

施閏章

愚山宣城

詩之工者作者或不自知有非學所能至而非空疏不  
學者所能侔也夫詩之爲道大矣惟雄才大力博物閎  
覽之人然後能振奮自拔於儕俗中韓愈氏稱氣猶水



也言浮物也水之積者厚則爲江爲河蛟龍鱗介之屬  
出沒其中莫窺其涯涘氣之積者厚則大言小言瓊異  
變化激爲雷霆風雨之狀駭聽惑視不可方物故苟其  
未至雖賁育之勇無所施力及其已至則安坐拱手舉  
泰山如鴻毛覆滄海如杯水其所積者然也余始聞顧  
赤方而未識其人一日自楚蘄抱其詩直詣門曰非公  
誰序者余特異之與之見恍爽駘蕩其書累寸未易卒  
業簿書稍閒則又時取讀之蓋信乎其可以豪矣夫詩  
之有出於人必其不盡於詩者也其人之不盡於詩者

其詩又無乎不盡者也顧子樂府五七言古體排律恢  
博雄悍上之原本李杜下之長吉樂天義山以及子瞻  
放翁旁見側出無所不有往往於時人近事一言一笑  
刻畫如生嘗飲酣四顧振衣昂首自謂不讓古人客或  
詫以爲狂及其遣興授簡馳騁筆墨食頃累數百言頓  
挫激昂不假琢磨雖號稱工詩者見其便給又啞啞叱  
咤未嘗不驚其言若河漢也赤方機警性成今總憲龔  
公嘗識之總角中旣長亦博覽強記諸子百家仙釋諸  
書無不流覽勤蒐以贍其才力故其詩如此有駭其太



群而未純者赤方則掉頭不顧明知言哉予姑爲楚歌  
取言洗洋以適吾志焉

學餘文集

按此序白茅堂未  
載今從原集采錄

### 答顧赤方

李

漁

笠翁  
金華

弟客楚江半載得金甚少得句頗多但苦和者寥寥自  
鳴孤掌爲恨耳茲得高軒至此纔近陽春卽聆白雪快  
何如之正吟閏七月詩使者適至先以呈政新劇較之  
他刻雖曰竿頭稍進然豈遂如台翰所云乎敬謝不敏  
國朝重修蘄州廟學碑記

黃式度

大江自岷巫來亘數千里而經鄂會又東向迤北入蘄

### 蘄州志

#### 卷之二七

碑記

八十二

州境若瀕而蓄焉若激而淀焉旁搯岡巒表匝城市山  
川人物之秀靈實一鍾於是州設儒學在治東肇於宋  
廢於元明天順宏治間復舊制而益加廣越百年以兵  
燹燬

國朝定鼎戢干戈興禮樂文治彪炳遐邇同風雍雍乎四  
海聞雅頌聲也順治四年旣建學至雍正十一年

### 詔修天下

文廟蘄之人士畫界分修一再閱寒暑規制大備嘉慶二  
十一年紳士張廷贊出白金一萬有奇鳩工庀材獨竟



其事士林咸義之於是上丁大祀俎豆莘莘秋實春華  
輝映庠序州人故能文至是更噪於時矣咸豐三年寇  
自粵湘下蘄城陷所在皆焦土同治初元前牧崔芬堂  
觀察令闔州按賦均輸謀所以興其替舉其廢者營試  
館甫成卒以亂後資弗集乃止式度權州事纔七閱月  
移任江夏去而賊氛內侵防禦無虛日故王君子泉福  
君心齋先後相繼司州牧均未及議此夫三楚居天下  
中黃州一郡又三楚關隘蘄於黃爲屬正江流北折而  
南之漸築城以據勝建廟以興學背麒麟拱鳳皇溪流

蘄州志

卷之二十七

碑記

二十三

縈繞襟之帶之固宜文教日昌睥睨儕伍爲楚東一大  
都會莫能或之先奈何使瓦礫荆榛荒湮歲月不復度  
宏規而大起耶丁卯秋式度擢是州捧檄重來士庶忻  
然有還我使君之頌式度良不敏顧敢不以荒而不治  
者兢兢焉自惕下車後摘前此所輸之未納者悉如數  
令補斯時也鄰烽旣靖豐年屢書下令不數月得萬九  
千緡亟循舊址建棟宇垣池如制學分東西廡稍南徙  
並移明倫堂於東廡前以堂之故處立尊經閣當大成  
殿後墜茨丹雘務戒華靡經始於戊辰之冬歷六月計



錢萬五千緡可尅期歲事先是奉文罷餉捐民願以其  
餘葺書院資未充也又派修郡城河東書院費未籌也  
又州試卷價以發典之資置產數未敷也胥取給於所  
餘四千緡中而事罔弗集則又因重建

文廟而波及者已異日者經術文章儲爲時瑞琴瑟鐘鼓  
奏乎承平所以光聖賢之業蔚邦國之華者夫豈僅黜  
聖一新焜煌膠頰也哉式度以保薦將北上都人士謂  
是役也權輿式度奇不爲之記雖慚謗陋未能以不文  
辭謹識顛末以示來茲於時同官學正劉進昌訓導王

蘄州志

卷之二十七

碑記

八十四

詔鸞州判徐樹樑代理州判李希曾吏目楊榮堃駐工  
督修紳士則舉人王師訓導梁鵬附生劉儁黃美玠監  
生張元順李峻極龔琴陳灼衛千總駱毅斌貢生陳錦  
林也

重修奎星樓記

呂憲瑞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自古  
文教之設固所以轉移風化磨礪人材之具也州城東  
南隅舊有奎星樓建自江防道徐其後一再改修迄今  
百有餘年矣辛未夏余奉檄權篆蘄陽下車之始州人



士方修

聖廟學宮重斯文也逾月工竣其時董事者復請於余曰形家言奎星樓關繫州屬文峯宜重建復舊觀且利科名余素不信堪輿說而獨異諸君子殷殷以斯文爲念與吾生平振興文教之心默有契合也豈偶然哉夫自粵匪倡亂以後海內競尙武功其一二有材技之士率皆効力疆場爭首功取富貴以焜燿一時卽下至鄉曲子弟亦皆持挺握拳日相尋於强悍而家塾黨庠之遺制澤宮頽壁之流風蕩焉無復存者而况於此樓與方今

蘄州志

卷之二七

奎星樓記

八十五

夫天子在上削平大亂偃武修文凡有關於文教者皆次第舉行而斯樓卽因之而成數十年頽垣破礫忽易爲壯麗瑰奇以是爲樓之幸不第樓之幸也他日者民風丕變文學昌明凡我士庶莫不爭自濯磨以仰副作人之雅化其秀而文者蔚爲華國之選其樸而野者亦識觴豆之義郁郁乎彬彬乎將舉一州稱爲文人之藪斯樓亦與之不朽焉是則余之所厚望也夫

關聖帝君廟堂碑記

封蔚祜

關聖帝君祠宇徧天下自昔爲隆逮我



聖朝封號懋加自京畿以訖封疆州郡之吏歲以春秋致祭  
著爲令甲咸豐間軍事方興蔚祔侍直中秘見督師大  
臣飛章報捷屢以神靈顯應入告其後遂奉

宸翰曰萬世人極秩以中祀之典於戲至矣蘄爲州介吳楚  
之交兵燹後壇廟衙舍蕩焉無存前刺史善化黃君集  
州人而謀之創爲隨漕樂輸之議次第規復工未及半  
黃君解任去繼署州事爲山左呂君思竟其功於時復  
奉大府檄行文武衙署并令營造如制州人請仿前章  
分次捐納於民情尤便呂君從之始建奎樓並吏目署

蘄州志

卷之二七

碑銘

八十六

旋議復州治聽事之堂前門鼓樓科房監獄方庀材未  
集而余捧檄蒞蘄時同治十一年壬申夏五月也越明  
年州署告成或語余工費繁興重煩民力盍已諸余曰  
唯唯否否吾州人敦尙名義比有成效今茲時和年豐  
憲檄疊下若郡城工郡衙署若會垣書院經費概未可  
緩圖也棄成議而弗庸隳前勞而中輟猥以避事敗謀  
尤不可之大者於是出示勸捐悉仍其舊董事諸君請  
余遂營斯廟余躬詣相度基址宏大厥制攸宜乃爲殿  
庭飛甍四周巨棟崇墀繚以丹垣翼以廊廡前爲坊表



爲重門爲省牲卽事之所且以備歲時使客之館殿後  
舊屋一區葺而新之以祀其先代左右湫隘擴而大之  
僧房庖湍咸備內外煥然華而弗侈允稱祀典是役也  
經始於癸酉秋八月十六日畢工於是歲之杪凡費緡  
錢六千數百貫有奇諸君丐余爲文以紀其事余維昔  
者南豐曾氏嘗有言矣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  
不得而廢夫以

帝君祠宇所在凡有血氣之倫罔弗欽崇而嚴事之矧吾蘄  
人士慕義趨公出於風尚者哉當黃呂二君集議之初

蘄州志

卷之二七

碑記

八十七

固將引之以歲月徐俟方來而余適承乏其間教令弗  
更輸將恐後乃至新廟奕奕不日成之於以壯觀瞻崇  
體制祀事有恪而靈貺畢甄時無旱潦之灾歲有屢豐  
之慶神之惠也民之福也詎非守斯土者之厚幸歟繼  
此而有事興作者曰龍神祠曰城隍廟且卽其旁別建  
一字以棲羣祀之神之未及立廟者卜其地適當斯廟  
之右今又將落成矣其前後在事董勸者黃君美玠李  
君嵩年龔君琴陳君錦林悉能廉潔自矢不憚勞瘁庶  
乎有始終者是役督工夏君爲恒亦與焉余旣美諸君



之勤而五鄉人士亦復安余之拙故能相與以有成也  
乃爲之記以諭來者

重建城隍廟碑記

封蔚初

聖人在上百神効靈自頃歲直省肅清中外禔福民生是時  
耕鑿安矣然而旱乾水溢或值天時人專之適然牧民  
者實受其咎惟神有責焉

城隍尊神一州甿庶之司命也治幽治明職守斯在吾民  
受治於刺史卽罔弗託命於神刺史有弗治神得而治  
之是以民之事之也尤嚴而望之也奢蘄州治城俯長

蘄州志

卷之二七

碑記

八十八

江之潯環州之鄉五瀕江者二常苦水患其三鄉依山  
以居而耕植其麓又輒以旱爲憂余以壬申仲夏來牧  
於蘄始至泊舟西城之下水及其垣旣而水落且速乃  
亦有秋其後二年州人益竭力以禦水東毗廣濟西與  
蘄水錯民自爲堤或十數里或數十里而比歲江水安  
流循岸而止未之溢也癸酉夏五月不雨余偕僚友爲  
壇於

城隍之神座前並奉 龍神之位而禱之卽日得雨歲則  
大熟明年夏四月又不雨望後八日爲壇祈禱如前儀



自朝至於日中昃太空無雲赤日有赫余心惴惴懼弗  
獲命乃爇香素衣冠步壇申請於時道旁觀者或太息  
或且匿笑未已俄而震霆訇然風聲颯颯驟至大雨滂  
沱午夜乃休明日又雨達於四境州之人莫不歡喜踴  
躍謂神之澤我民如是其速也如是其旁皇周浹也先  
是廟居麟山東首偃仄殊甚兵燹後棲神於城北之入  
官民舍至是謀重建焉遷地於麟山之腹卜之大吉乃  
屬士紳之有事於工程者鳩工庀材營造如式並建龍  
神祠於其右別建一宇俾奉羣祀以是年七月十二日

碑記

蘄州志

卷之二十七

八十九

經始迄乙亥十月落成毗之熙熙瞻仰頂禮咸曰美哉  
是足以達我崇報之情矣志載廟有馮司寇碑文嘗徵  
引李陽冰事明感應之不爽以余攷之陽水嘗爲縉雲  
令禱雨於城隍之神與之約五日不雨且焚其廟及期  
果雨合境告足夫爲民請命乃至危詞若此然且疑其  
近於過激之爲非禱祀之禮今余治行無似曷敢妄希  
古人惟神仁愛斯民旱輒賜之以雨有禱斯應捷於影  
響藉非靈佑不顯其孰能與於斯乎廟以享之馨香以  
薦之宜矣蔚初受任茲土三見有年近者臘雪應時復



兆屢豐之慶而余適調任唐年將俟得代而後去念無以慰吾民之思也乃叙述其山川高下形勢及州人耕作之勤劬且溯靈貺之所自來使知獲此豐年和樂者運際中興共享承平之福也夫治民事神刺史職也宣上恩而達下情政之大者也遂爲文以勒貞石是役凡費緡錢如干數及前後工程之費令董事者別爲簿籍俾後有考焉

重修龍神祠記

黃雲鵠

龍以能爲雨澤功及生民所在祀之載在令典吾蘄封

蘄州志

卷之三

碑記

九十

少霞刺史重修龍神祠從堂兄我山實董其役祠成郵書建南命爲記且屬來者曰必得文乃還來者鄔三年七十餘矣在署中累月見予日皇皇民事無刻暇不忍言濱行乃述我山兄意且曰邑龍神最靈向旱邑侯率耆老禱雨輒應聞君在成都祈雨事蜀人至今津津樂道君一言宜予笑曰神罔弗靈視誠不誠耳禱雨輒應神之靈侯之誠也雲鵠向者出守雅州逾年調成都值大旱自維德薄累民痛自刻責聞灌口伏龍觀及白龍池神最靈卽日匹馬科頭馳烈日中百三十里未夕抵



灌江水暴漲數尺質明負水行雨霏微隨七十里抵郛  
大雨如注四體沾濡五內清潤茫然若行雲霧中但見  
道旁老婦有泣者卒以誠不至郛合強予與予遂與強  
予宿予遂宿雨亦遂止越數日旱如故予計窮乃昇神  
烈日中以身禱二日得甘霖歲大有蜀人以功予不知  
乃予所自恧之事蓋德薄政疵誠素不積泊事亟徒以  
勞要天瀆神可醜也傳曰喜雨者閔雨也閔雨者志乎  
民者也有司牧之責者平時果念念在民可對君父質  
鬼神爲民請命罔不昭格不然雖用周官太祝春秋繁

蘄州志

卷之二七

碑記

九十一

露之法禱雨祈晴亦有驗有不驗其他左道又何稱焉  
吾故曰吾蘄禱雨輒應神之靈侯之誠也予去蘄幾三  
十年祠所在不甚記憶來者述又不詳修祠始末無由  
悉恩恩卽訟案書付東行但遙祝神與侯長福吾蘄而  
已

重修鳳山禪林碑記

封蔚初

江漢合流而下經黃州赤壁浩浩蕩蕩抵西塞山勢如  
轉環奔濤滄蓄又折而東數十里紆徐容與遙望有山  
狀若飛翔橫障江澣喬木森森雉蝶隱見於空濛煙靄



間則蘄州城西之鳳凰山也勝國荆藩分封是邦其時  
琳宮梵宇所在多有而禪燈綿續歷久弗墜者曰四祖  
寺實在茲山之麓窈然而深過客弗及知也余至蘄之  
二年歲晏務閒偕賓友流覽城垣薄遊及此山僧果成  
隱林方於兵燹後竭蹶告募營寺一區畢工未久友因  
言此地別開生面饒城市山林勝概且古刹未可久湮  
也甲戌春迺招集士紳及賢遷近郭者謀恢廓之余捐  
廉以倡士民踴躍樂助得緡錢如千數乃屬士紳等就  
寺旁重建祈嗣宮三楹右爲客座爲僧寮翼然一新座

蘄州志

卷之二十七

碑記

九十二

前繚以短垣勿礙遐矚又其旁隙地留爲蒔花種竹之  
所循仄徑而上山半得地數弓頗寬拓僧云此前代江  
山清趣亭遺趾也復建亭其間經始於四月五日再逾  
月而工成州人遊覽者晨夕紛集余乃置酒邀賓僚落  
之是時江月初上晚風徐來樹林陰翳中禽聲上下不  
出庭戶而湖光嵐影襲人襟袂之間登亭而望隔江與  
國諸山嶽崎厯落如拱衛然俯視雨湖荷葉田田荇藻  
綺錯寺鐘一聲鷗鷺驚起江流抱其下帆檣出没左麟  
岡而右鴻渚勝概畢露於是飲酒陶然歡讌未已客有



避席而言者曰此地當吳頭楚尾號爲要區十餘年前  
辛苦凋殘不堪回首矣迺者四郊無事暘雨應時歲慶  
屢豐百廢漸舉吾輩與使君得以從容觴詠於此親睹  
夫都人士女熙來攘往莫不有歡忻和樂之情豈非幸  
際中興之盛耶余曰然江漢之詩當爲今日頌矣嘗考  
茲寺舊有大殿五丈室禪房又數十區余以重煩民力  
未能頓還舊觀也後之君子有能政通人和鼓舞吾民  
而與之同樂者亟起而踵成之是余所厚望已客旣退  
遂援筆而爲之記

蘄州志

卷之二十七

碑記

九十三

重建乾明寺碑記

封蔚初

出聚奎門循城而南約里許曰乾明磯舊傳羅真人飛  
昇處石上履跡猶存顧黃公常載酒賦詩其間蓋負郭  
一異境也初有寺供奉觀音大士莫詳所自勝國荆藩  
修之仍名曰乾明寺厥後迭廢迭興至咸豐間蕩爲墟  
矣前刺史王君始構一椽僅容瓶鉢覽勝者不足以游  
息輒致憾焉余旣葺鳳山禪林暇登茲山之巔倚城俯  
眺喬木參天崖石壁立吐納江濤屹焉雄峙乃携賓從  
往遊而歸慨然有興復志間以語州人士僉曰修舉惟



宜余亟捐廉以倡久之輸泉布者得數人仍屬紳士董其役就地規畫兩越月告成梵宇三楹視前庠豁外爲湧月樓牕櫺洞闢瞻矚逾遠州人祝釐於茲皆大歡喜繼自今辦香頂禮大士之福我士女滋益侈矣寺臨大江之濱帆檣上下相屬雨雪之晨風月之夜意必有騷人墨客登臨憑眺於斯樓者對景興懷撫今思古憂歎樂歎覽者宜自得之而余獨憮然感念於江湖之遠也

雨亭記

封蔚祔

州治後枕麟山上有茅屋或曰古四見亭也攷諸志乘

蘄州志

卷之二七

碑記

九十四

范忠宣出守是邦築亭於舊治之白雲山名曰四見厥後時地遷移茲山之亭名仍其舊旋易之曰試鑑今則此稱久廢矣予蒞蘄春之三年甲戌夏四月不雨望後八日與同僚爲壇以禱之亭午步壇祈請時家大夫閔雨殊甚偕友數輩登斯亭以望雲氣小子祝唐侍焉楊君葆卿因言去歲夏五禱雨立應仍大有年今茲太空無雲炎威彌赫殆不可冀相與瞻眺者久之俄而雷聲訇然西北風大作黑雲如蓋幾壓簷際倉皇下山大雨如注僚友咸舉酒相慶不圖神應之速之至於斯也明



日昧爽又雨四境霑足適有事於修葺遂拈雨亭二字  
顏之用志靈貺不敢仍忠宣之名而不嫌與坡老同意  
昭其實也若夫山川林壑之美登臨覽觀之樂前人嘗  
有述矣予故弗之及云

蘄州元妙觀修復記

陳詩

余少時就學外家嘗偕諸童冠出朝陽門至元妙觀憇  
馬簷傾瓦墮金碧皆漫漶不鮮意謂不葺且終壞已而  
自京師歸里間一過之則寥陽通明兩殿皆以次修其  
後十五年余爲湖北金石考與友人楊君昆山來觀中

蘄州志

卷之二七

碑記

九十五

訪古碑刻顧見殿宇輪奐像設莊嚴巍然稱闔州鉅觀  
崑山告余曰始觀之將壞也觀主王復樸憂形于色乃  
罄其力僅得復寥陽殿竟賫志以終其徒熊教易繼之  
漸復通明而亦未有以大葺之也乾隆甲寅始煥然一  
還舊觀木石埴埴設色之工糜金錢數千緡蓋今觀主  
朱子虛與其友某之力爲多顧不謀於眾不募一錢壹  
似有神助然者盍爲文以記之余考前明州人宋叙州  
彥實所撰碑記以謂觀之始建在宋大中祥符然其時  
州治在西河俗所謂羅州城者是也今州治之有觀斷



自明洪武間始其後天順成化一再興修率皆出藩府重賞以內臣董其事其不勞而舉也固宜今世之相後又三百餘年雨隳潦毀不復如曩時之易爲力而子虛以區區一全真曾不聞有達官富子爲之資藉乃能出其獨力以恢大前修鑿之內之俾有基而勿壞可不謂難與予頌於所居里中與同志創置鄉塾顧遲之又久垂成而幾毀者至於再三聞子虛之事竊有慙然而內愧者固將記之以風示來世况重之以昆山之請也耶乾隆六十年歲在乙卯仲夏月端午日記

蘄州志

卷之二七

碑記

九十六

重修黃蔭山綠蘿菴記

陳詩

桐山之陽有黃蔭其山多蕺葉似酸漿草土人以是名或稱曰皇居音近之譌也舊有綠蘿菴歲久且就地然山勢拱揖泉甘而土肥形家輒過而目之或以是德石埭邵君襟三及同里陳子煥昭謂是吉壤也遷廟而改建之則此其爲牛眠矣久之約旣成予正告之曰禮無損人以自成也而况神乎且神之窟宅於是久矣驟遷之又因以爲利拂經且惑衆會其友亦有以是爲言者邵君遂中止已又自念曰始余之議遷也固將新之耳



余既還神以舊棲而輒聽其頽敗人其謂我何於是益  
與陳子謀鳩工庀材瓦甃磚墮宋桶侏儒之屬取其舊  
者什之三而更新者什之七爲廟二重奉安神像丹牖  
金漆視昔有加計費金錢數百千有奇以乾隆五十七  
年某月日興役以次年某月日訖功而屬予爲文以記  
之予惟風水之說沒溺於人心而背理傷道以取所求  
至有毀人之宮夷人之墓而無恤爲之者若夫浮屠老  
子之宮固儒者所不齒然以其與人無爭也而猶不免  
爲有力者所驅使又況夫芸芸者耶若邵君者其可謂

碑記

蘄州志

卷之二十七

九十七

聞義則徙而不損人以自成者矣邵君名本江國學生  
池州之石埭人也以懋遷往來蘄之檀林鎮煥昭名某  
國學生蘄州大同里人兄某弟某皆庠生邵君勇爲義  
又將有進於是者是役也特其一端云

思樂記

張如照

九月九日予與黃子永池登高四望不數里許見有崖  
谷委會川流交絡中建一廟指而問之曰此吾父秀峯  
大人墓所觀音崖也吾父生於此乎樂沒因葬於此廟  
於此也予因與往觀心舒目行四山面內平遠流水收



之襟帶間益無不合形輔勢效伎茲山之下其上有大石屹然人立永池曰此觀音崖之所由名也其餘或立或臥或側或面䟽數偃仰爭爲奇狀山形若窮復陟其巔忽又無際岷扈襲嶧大者宮小者別若方屋若列屏若馳若驟若人之旅行奔走僂僂而偕來欣然接之目應不暇又其上有山長狹橫絕高聳蔽北距東西十餘里力莫能上恨不得見此山之所自永池曰此山北自大桴山蜿蜒東折數十里復西走而轉南順逆往來橫邪曲直攢蹙累積尺寸千里固非一日之目可得窮也

蘄州志

卷之二七

記

九十八

然則予之見爲可樂者所得爲已僅而予先子之見爲可樂者固有以大其觀而博其趣也殆所謂合山水之樂以成君子之心者乎因記之以見秀峯先生之能樂乎此又以見其子永池之於此乎葬於此乎廟者誠能思其所樂也

遊仙臺記

田達材

仙人臺蘄州第一名山也地據大同里之西北隅危峰峻峭壁立數千仞望之空濛蒼翠半隱天際登其上下視諸山皆部婁矣其遠觀也若浞水之蘭溪江吾蘄之



八里湖相距皆二百餘里當天日清和歷歷焉皆在指顧蓋所處者高故能見遠若斯也而登斯山者已不知有人閒事矣其山之得以仙名也自五代晉時劉五劉六學仙于此始至今尙有仙洞焉其後明萬曆時郝中夫守正讀書其上手植杉樹二株至今周圍合抱皆二百餘年物中夫成進士官太守樹以人傳故今尙不可磨滅也吾族世居此地距山僅二十餘里常畏其險不可踰歲庚午授經于大桴山間于山差近始造其域竟日然後至至則深林密樹交蔭寺前石壁連天崎嶇萬

蘄州志

卷之七

記

九九

狀居然別有洞天矣因與寺僧至山巔入祖師殿卽二劉所置祖師也劉像亦在其左右其殿之後行百餘步石壁中有龍洞不可人行因使有胆力者仄身而入仰臥其中見石上有龍形首尾鱗甲皆具相傳前數十年僅數寸許今將尺許歲旱土人禱雨多應此則仙臺中近來之勝概也其殿之前行數十步巨石嵌于石壁中有仙洞卽二劉學仙處中夫詩云苔蘚屢前留幻迹是也余聞其中有石刻陳愚谷師嘗入取其字心甚貪之雖危於不可行張胆直入得虛無真經師寶去成至聖



文官師一十三字又載有戊申年不詳時代有石工李錦鏞石匠南子印名目其餘隱沒不可識蓋事歷數朝理固不可復識也吾思仙人臺吾桑梓之地也地以人記地以文記二劉記之以仙者也中夫記之以詩與樹者也余之爲此遊也原其始末訪其遺蹤記之以文合此事不沒于後云爾

序

空空齋嚙語隨錄自序

黃兆魁

空空無知之稱非美名也奚以名齋曰居是齋者隱其

蕪州志

卷之七

序

一百

姓名號曰空空子復以名其齋志恨也何恨乎爾空空子不安於無知讀書求有知不得因恨焉故隱其姓名號空空子復名其齋以志恨其居是齋也課其子若孫與一二內戚讀書者暇時庀其家事畧皆就緒外人疑其有知可以幹事遭時事之變強之出襄辦公事多所齟齬悻悻者幾不能相容久之無知愚賢不肖皆帖耳服相與語曰空空者鄙夫也是夫也殊不鄙由是名動公卿聘之往與語粥粥若無能試以事輒有功當途欲予以重權而未之決也空空子聞之以老病告退退居



是齋每晨起枯坐如木偶逾時下榻飯訖徐步齋中自適其適不甚讀書客至談人間可喜事有問及詩文者掉首搖手謝以無知性嗜酒量亦甚褊午後必飲飲數甌輒醉醉則鼾聲如雷及覺呼童煮茗啜之急就席揩目疾書侍童問所作不應再三問乃笑曰夢囈耳因署其稿曰空空齋囈語隨錄

培瓠集自序

陳準笏生

物之以全而見收殘而見棄者凡物皆然而文章類此物之以美而殘人情恒惜之陋而殘人情恒不足惜凡

蕪州志

卷之二七

序

一百一

物皆然而文章尤類此余束髮以來託業毫素於茲有年矣每有屬思不論妍醜橐而藏之於應制之文尤多以困於場屋者久吟唔牕下之日長也然奔馳南北故紙飄零行篋所存十不一二羈旅感懷往來贈答五七字之唵哦亦復不少丁酉歲臘自荆旅鄂遺失舟中以供榜人漏卮之用零紙賸墨無復成章腹存而筆憶之者數十百言而已自茲以後所遇多虞詩腸愁塞催租風雨斷句碎思祇任零落間有存者憂思抑鬱之音寓意寫心之作蟋蟀秋吟自鳴悽惻花間睨睨時過不



復聞矣歐陽子云詩以窮而後工余之詩何久不工乎  
唯是寥寥者留以待質焉古文之作慶祝之祠多華而  
鮮實略識一斑可也經史字韻亦間留辨論并蠶之譏  
知所不免將檢此數者合而存之留諸家塾要首缺而  
不全是卽物之殘而棄之不必收者乎且卽物之陋且  
殘而棄之無不謂宜者乎因悟惠施子之言曰五石之  
瓠落而無所容因而掊之掊之爲者以其無用而無用  
之矣天下物之陋而殘者宜知所鑒矣迺余將吾詩文  
之缺者彙而存之是猶瓠之以無用而掊之拾其無用

蘄州志

卷之七

序

一百一

之掊者而深藏之不亦惑乎然而天下之大無物不有  
有用無用又誰一於鑑別而定其去取耶豈於一瓠之  
掊而歎匪所以置之乃以名吾集而爲之序

書蘄州志後

陳詩

漢書地理志江夏郡縣十四蘄春第十晉灼曰蘄音祈  
沛郡縣三十七蘄縣第十二本注曰垂鄉

布

傳布與上兵遇蘄西會甄正義曰蘄音機沛郡蘄城也  
與蘄春之蘄字同音異蘄縣亦有蘄水水經注所謂首  
受睢水東逕建城縣故城北又東南逕蘄縣又東入夏



邱縣東絕潼水又東流入徐縣東絕歷澗又東逕入徐縣故城南又東注於淮是也後漢書袁術傳術率兵擊陳國曹操乃自征之術走渡淮留張勳橋蕤於蘄陽乃注淮之蘄也章懷太子注指為注江之蘄誤矣詳見胡三省通鑑釋文

元史世祖紀中統三年二月李壇反詔東平萬

戶嚴忠範留兵戍宿州及蘄縣三月宋夏貴攻蘄縣五

月蘄縣陷權萬戶李義千戶張好古死之宋史理宗紀景定三年五月

夏貴上而嚴實傳乃云中統三年宋兵攻蘄州勢張

甚張晉亨子好古傳亦云移戍蘄州宋人攻蘄好古率

蘄州志

卷之七

序

一百三

兵迎擊力不敵死之此又以縣混州之誤也音讀一失

而翻車水太平寰宇記引蘄春郡記云九江王英布于翻車水北築翻車城明統志亦云馬下

山府志州西四十里曰馬下山漢高祖征九江王英布下馬於此因名焉九江城明統志在黃梅

縣西南七十里九樊噲城府志在廣濟縣武山湖世傳江王黥布所築高祖命樊噲征九江王黥布

築此屯兵列于乘志矣州縣字譌而張好古列于名宦矣其

沿譌而入于詩文者又可勝道哉蘄縣自至元二年併入宿州人益不知蘄之有兩地字之有兩音矣故詳錄之以備采擇云

屯田議

盧紘



屯田之制卽倣井田遺意而通變行之卽寓兵於農之意然當時民但知有農不知有兵器械自具糧糗自備無調發訓練之煩無輸輓追呼之苦易曰改邑不改井井者聚也亦相聚爲守之義也至阡陌旣興古法不可復行 朝廷專立兵制或驅農以爲兵經數十年之役而不得罷或歛農以養兵竭千萬眾之力而不能供於是漢唐以來善爲持久之計者始有屯田之議趙充國行之塞下棗祗行之許下諸葛武侯行之渭南此皆爲軍興而設縱不勞民以養兵然耕於茲土者朝而負耒

蘄州志

卷之二十七

屯田議

百四

暮而荷戈彼莫不曰我兵也而非農也我暫耕此而代兵者也非久駐此而爲農者也以此觀之則兵農之勢形合而情不得不分暫合而終不得不分也明制分立衛所而兼分屯田其寔衛所之軍未必卽屯田之民然民自爲民軍自爲軍是又不獨民之與軍分而爲二乃民田與屯田又分而爲二且并食屯之人與養軍之屯又分爲二此所以雖具軍與屯之名而終不獲其用者弊正坐此也 本朝繼變亂之餘戶口虛耗地畝荒蕪憂國者因正供日缺而倡興屯之議招集流移貸之牛



種蠲其額糧督以專曹理以屯長且又告以與屯之意  
原以開荒非以備餉原以聚民非以供兵始初雖有屯  
名其後永爲民業此在立法者不啻三五申令爲民家  
諭而戶曉焉然民卒多惶懼不安有司方驅迫就始有  
強而應命者民非有畏其土之荒而力不能開也正慮  
其兵之擾而害不可支也上則曰屯以聚民非聚兵名  
與古同而實不與古同也民則曰屯中原養兵非養民實  
旣不爲兵而設則名何不并屯而亦去也矧立法之初  
乘傳而過者騷然煩費至於牛種之支還籽粒之銷算

新州志

卷之二七

屯田議

一五

田畝之稽查冊籍之呈核乘除於胥吏之手卽不必其  
養兵而害亦有所必至豈盡出於浮言之搖惑哉愚謂  
招流民以開荒地可也立監司以理荒田可也其事但  
當責成於有司一歲之中流民之歸復者幾何人荒蕪  
之開墾者幾何畝勸民牛種相貸相周者幾何家蠲其  
雜稅量輸畝穀一歲儲而積者幾何石春作秋成每一  
造報一切胥吏禁勿騷擾專責有司歲終定爲考成其  
民之歸地之墾而粟之積分數多者定上考而優異之  
否則列下考而懲罰之如此則有司知其關係之重而



務盡心小民無復煩苦之憂而務盡力當事者并省其  
經營督責之煩而坐收其成則不數年之間流移漸復  
荒蕪漸墾 國課漸裕益上益下莫便於斯也且患尤  
有最甚而當事未慮及者郡縣人丁之逃亡土地之荒  
蕪雖申報已久而蠲免卒未徼 恩則逃亡之人已無  
而名未去籍也荒蕪之地全虛而課仍入則也彼死者  
無論矣如逃者欲歸而數年之逋并責族黨之負并累  
如荒者欲開而前此之荒糧未除後此之屯租重納彼  
小民其能支此數困哉此愚議必除荒而後荒可開必  
免逃而後逃可復此尤招撫開墾之一大機權至於察  
其真逃亡無以現在而當招撫察其真荒蕪無以欺隱  
而當開墾則有司不得辭其責矣

儲餉議

盧 紘

今夫師行而餉隨焉未有師行於前而餉不繼於後能  
必戰勝而攻取者也聞之戰其野卽食其野之粟蓋因  
糧於敵我無轉運之勞而敵假齎糧之便如楚失敖倉  
之守而漢乘之隋失洛口之守而唐藉之此天之所假  
故令敵人自蹈其瑕而我陰收其利實不可恃以爲常



萬一楚不失敖倉之守隋不失洛口之守漢亦何所乘而唐亦何所藉此裕餉之計甯取必其在我者而無妄意其在人者蕭何輓關中之粟以助沛公百戰之功所謂根本之圖也然而道里險遠日月曠遲夫役疲頓一鍾之粟所費十鍾甚矣輓輸之爲害亦未可更僕數萬一敵出奇兵阻吾餉道則三軍之士嗷嗷而待者何以爲濟乎此古人用兵又謂遠之不可恃而不如近之爲可圖屯田之議所由起也西羌之不服塞下虛耳於是趙充國上金城屯田之略祈山之無功蜀運艱耳於是

蘄州志

卷之二十七

儲餉議

一百七

孔明定渭南屯田之計效必見於持久而議易奪於阻撓以宣帝之英明充國之議十餘上而後定其功亦倖成於垂老之年若孔明者議雖同而功不能竟此屯田之可恃而不可恃又若有天意存乎其間也然則屯田之議則疑於迂且遲矣轉輸之議又疑於遠且阻矣至於因糧於敵乃若貧國恐其人逃而土荒富國又慮其堅壁而清野等之乎不可爲恃欲用兵而餉莫之給將若之何則莫如議積儲於將用兵之地一二年之前或百里二三百里內審擇便利險要可以陸運車而水通



舟者置版倉於其地責附近郡邑陸續運積其中計可以支數年之用可以餉百萬之兵然後師動於前而次第輓隨其後隨地支給庶不憂其匱缺而又不慮其煩遠誠可恃爲戰勝攻取之要策也此有事用兵惟以預計積儲爲先若無事而謀經久則屯田之議爲終不可易矣

鹽法議

盧紘

考山左之域乃青齊故墟昔桓公用夷吾鑄山煮海之議富強甲於天下今其遺書具在曰筴者籌畫多寡曰

蘄州志

卷之七

鹽法議

一百八

衡者較量輕重未有不隨時變通而拘於一成之法者其筴與衡一操諸上而密寄於司計者之心必不可使其柄有所旁落而陰竊如使利權之大而使人得以窺伺假借乘隙而舞弄於其間則利之所歸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專歸於奸商與積蠹此由於司計者原不從國計與民生起見故奸商積蠹得中以所私夫是以籌畫之筴不難移多以爲寡移寡以爲多較量之衡亦不難變重以爲輕變輕以爲重日陵夷而不可救也山左產鹽之地惟濱海州縣有東有北權其產鹽與行鹽之



地而遠近可知矣山左食鹽之數視州縣戶口有裒有  
益權其殷耗與通塞之宜而增減可知矣此不過一按  
籍按圖而俱已瞭然在目了然在心且今之人情非真  
有鬼蜮之不可窮古之治法亦非真有謬巧之不可及  
卽今讀管子守國之篇不過曰十口之家十人舐鹽百  
口之家百人舐鹽凡食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  
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百升  
加十耗而釜千伐菹薪煮沛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  
當是時梁趙宋衛濮陽諸國無鹽之地皆仰食於東齊

東齊之國亦藉是以富甲天下如國語所記桓公之時  
成鹽三萬六千鍾令使糴之成金萬一千餘觔其富强  
之效章章可考也今時則不然商納鹽課而以粟分之  
州縣州縣按粟之數償價於商繳粟於官然往往私鹽  
盛行而官鹽致塞粟價不足而國課以虧於是奸商辭  
其害而告以引歸民發粟於州縣而責以輸粟課於運  
司粟課輸於運司而行鹽之地仍聽商爲主持而撥給  
是商旣辭其害而仍專其利民旣無其利而兼受其害  
大抵濱海富饒之州縣鹽商與官役皆其土人表裏爲



奸那移閃變皆出其手地境本近也戶口本繁也而行  
鹽與納課之數反得其輕而寡既得其輕而寡是以彼  
邑往往樂從之而最遠最疲之州縣無力賄賂於要津  
其行鹽與納課之數反贏數十倍於彼如是而欲責其  
鹽之行而課之裕胡可得哉至不得已有司代民呼號  
控之於上則諉之曰原額已定而數不可改易矣嗟乎  
財力之貧富存乎地戶口之殷耗因乎時彼儼然持筴  
操衡之人而不以國計民生爲念但知循一成不變之  
法以責成於有司亦何貴乎居能變通之地而行轆轤

之事耶且彼之責於有司者曰鹽課胡以虧也夫使量  
治地之大小戶口之多寡以定鹽票適中之數則在民  
不憂虧在商亦不憂虧矣又曰私鹽胡以行也夫使量  
地境之遠近行鹽之多寡以酌鹽價適中之數則民不  
苦官鹽之貴自無取私鹽之賤矣此愚之所以重望於  
司計之人欲其秉至公之念審獨斷之權隨時變通參  
酌良法自不憂官課之不敷私鹽之不禁也大都課歸  
於國利食於民而居中往來令其疏通而不滯者商也  
三者偏重俱有所不可然國利民利而商未有利者



也商專害而國與民固未有能利者也察今之勢又不  
然司計者之心殆欲顯居利國之名而兼收利己之實  
遂陰假利商之便而罔深恤害民之由卽其害之在民  
亦有差等又視其經營之巧拙以爲受害之重輕此偏  
枯之中又有偏枯焉愚所令之新泰殆所謂極遠而極  
疲數年之間乃身嘗其害者故言之有如是其深切也

墓誌

工部主事陳愚谷先生墓誌銘

萬之傑

嘉慶甲子傑補弟子員晤友人獲讀知不足齋四書文

蘄州志

卷之二

墓誌

百十一

竊以不得從遊爲恨適督撫有省志之役茹古香學使  
者力請延至會垣主講江漢書院以志相屬乙丑傑因  
執贄受學癸酉先生以其孫道喻屬傑爲句讀師聚處  
二載每縱談古今輒至夜分道光壬午八月先生去鄂  
丙戌傑試春官報罷病中訃音至嗚呼天奪先生將使  
後來者不得與於斯文耶先生蘄州人姓陳諱詩字愚  
谷知不足齋其齋號也系出義門見於先生自訂族譜  
序曾祖諱立元國學生祖諱先槃考諱猷漢俱以先生  
故馳贈奉直大夫考卒後閏五月先生始生妣袁封太



宜人先生管性穎異數歲解屬文當時常摘其尤者以傳乾隆甲午舉鄉試第一戊戌成進士觀政工部庚子以工部主事終養歸不復仕進歷主鹿門荆南書院講席最久者莫如江漢書院先生無他嗜惟嗜書始識畢秋帆制軍以國士許之制軍藏書數十萬卷每部皆有羸餘欲以其半與先生會襄陽教匪滋事制軍卒於軍事遂寢先生富於精神高脊而起漏三四下始就寢博綜羣書貫穿精義手纂日萬餘言不屬草間有未見者必婉轉借觀之撮其精華累數十年不能忘有購古書

蘄州志

卷之七

墓誌

百十一

於市者舉以問先生先生爲略舉大意率皆毫髮不爽爲人寡言笑不偶俗以邀時譽亦不輕譽人人有非語相詬病者往往不之校與人交匡困資無苟相知不易生死學者有所質每辨一難析一疑令人驚怖其言恍然如有所失史傳中斷簡脫字掛眼輒訂其謬詩古文辭下筆立就古文愛歐陽公論詩不爲風雲月露之詞每語傑爲文當如朱子所云無一語無關係故所學務以明道爲要一時知名士多出其門前後獲大魁掇巍科者蓋往往而有海豐張筠圃制軍常以楚北大儒目



之知言哉所著有四書類考三十卷人名考二十卷六律正五音考四卷續修湖北通志若干卷湖北金石存佚考三十二卷江漢書院志畧四卷重修廣濟縣志十二卷竹書紀年集注二卷知不足齋四書文十一卷俱已板行陶靖節集輯註十一卷韓詩外傳疏証若干卷借刻他氏春秋比事六卷春秋世族譜二卷春秋官制畧一卷春秋謚法考一卷春秋後表四卷古今韻類求三十二卷新唐書世係表補正十三卷元史帝系宗室表各一卷元史列傳蒙古色目氏族表各一卷漢人南

蘄州志

卷之二七

墓誌

百十三

人氏族表各一卷清爾雅十八卷諸史地理志彙鈔四十六卷序目一卷附論二卷湖北舊聞錄四十六卷湖北詩文載二十卷尙齒會彙編二卷道聽錄二卷宋登科記三卷質疑錄十一卷唐宋十一家文鈔集說五十二卷尙友山房詩文雜錄十卷金石史若干卷未刻正稿付蘄水陳殿撰沈底稿藏於家先生四世單傳配詹封宜人先生十一年卒子一守仕州廩生先先生卒女一適邑庠生胡榮本署荊州府學訓導胡愿之長子孫一道諭業儒曾孫一行成尙幼先生生於乾隆戊辰



十一月初三日辰時壽七十有九卒於道光丙戌六月十八日酉時將以丁亥月日卜葬於祖山之原喻走書五百里以銘幽之事來告嗟乎先生賦性古樸人有過輒回斥尤嚴於論文非根據經傳言之有物者率塗拭加之不少貸夫人情多諛先生犯所最犯者以與世周旋其從焉者寡矣獨與傑朝夕講授娓娓不知倦猶憶歸蘄時舟中寄以詩云萬生雖我友至德實吾師先生此語傑固負之無可言然竊自維知先生者莫如傑而愛傑者亦莫如先生銘幽之事傑敢以不文辭哉因揮

蘄州志

卷之二七

墓誌

頁四

淚銘曰嗚呼先生古訓是式先民是程曰夷曰白履潔懷清鬢髮勵志皓首不更骭皸時趨闔捩縱橫狂瀾獨挽大厦獨撐隨風咳唾翼傳羽經朝苞晚獻莫之與爭噫彼無識腐鼠是驚非得其人道奚以明吁嗟乎何以況之前有安溪後有先生

